

由拳集

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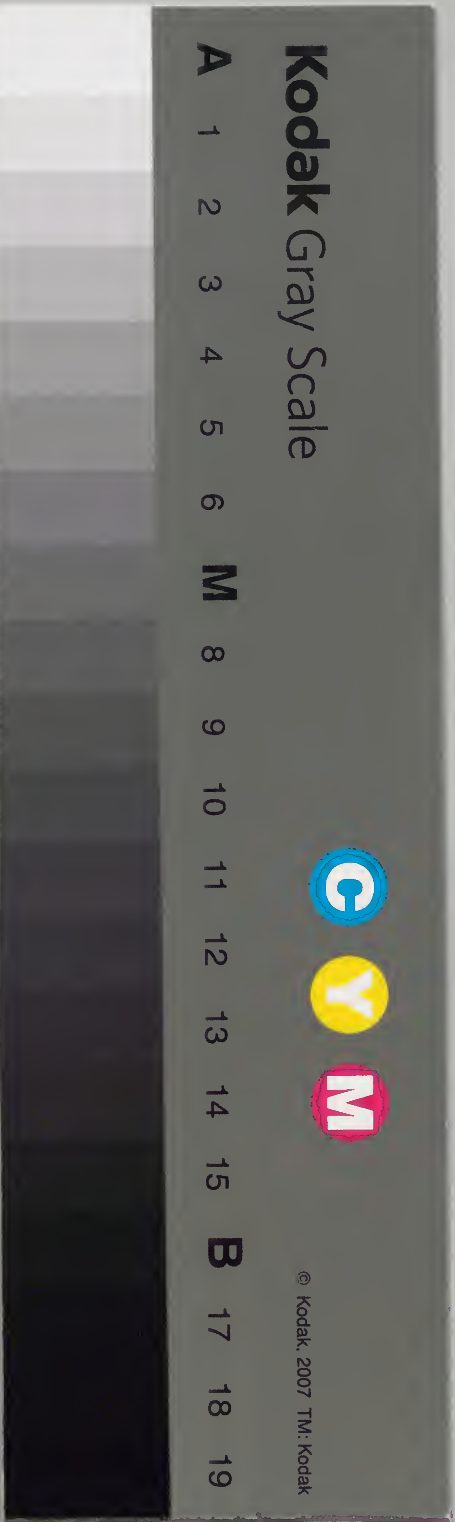
世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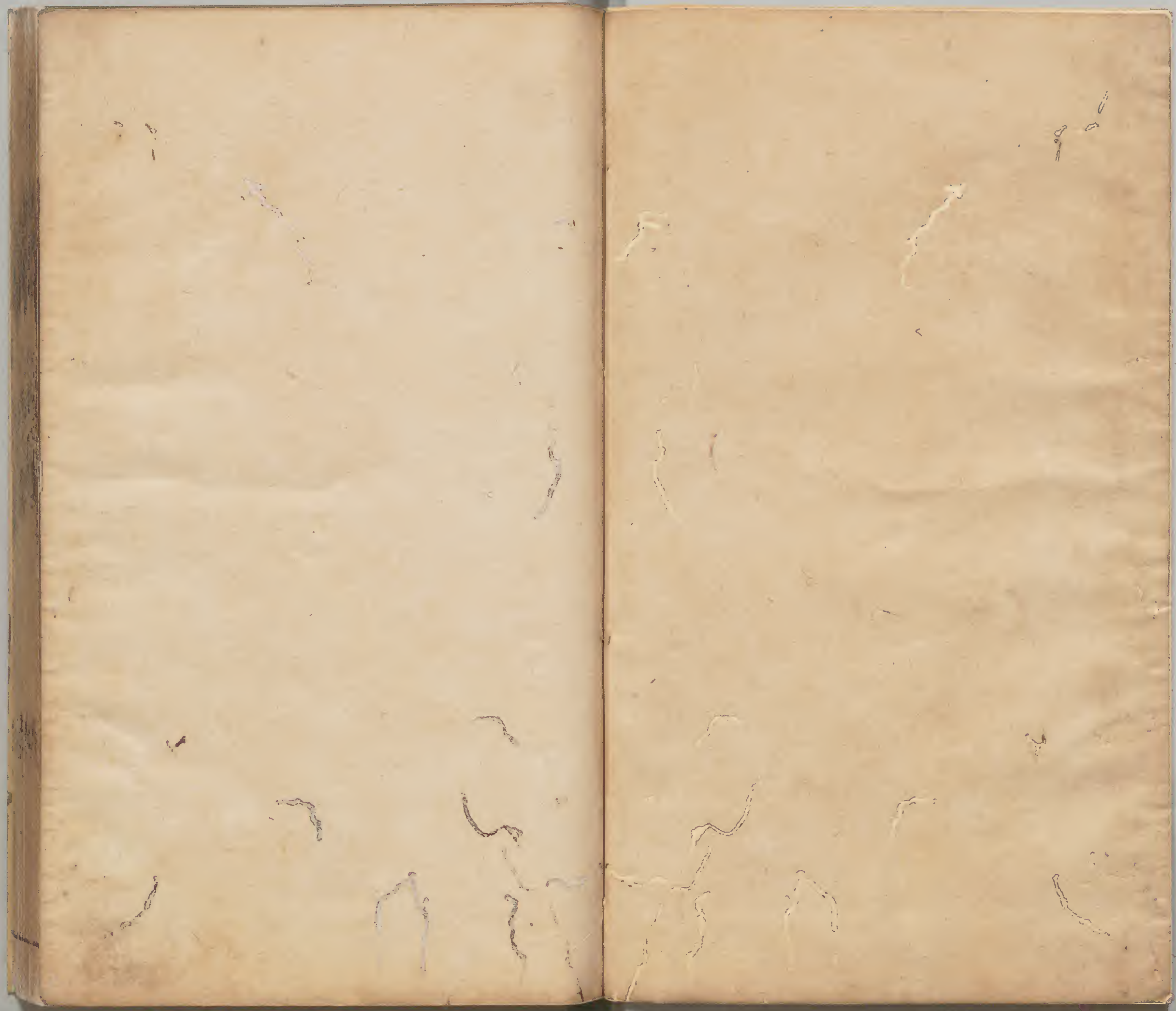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四八號	類
四冊	六架	六函	七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三函	一	八	四
一	三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10484
冊數	4 (4)
函號	317 99





由拳集卷之十七

淺草文庫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與李之文

家兄奉老母抵署中正擬足下與俱不謂竟得空
札恐然不來也懊悵何已董陽明博雅士僕居四
明時雖不豈肯還往然契羨相期矣並至海上使
人持足下書渠自為長歌一章長牋一首見投僕
為書答之復為賦詩一章附致之成足下雅意足

下閔僕貪吏無以為家為僕置負郭田三十畝僕
之饘粥稍具矣不妨便老也諸故人終始竟屬之
文固知不佞眼中不失人

與陳伯符

不見伯符三年矣江上秋風都門夜月聯鑣結軫
大隄曲巷燒鐙把醖細語雄詞願先生雲煙俯仰
無天地此驩若可長久侯王何貴哉旬日之間星
流霞散伯符折而東僕折而西如斷蓬一離本根
隨長風飄轉天涯相失茫茫何之每念瓊樹枝心

玄言與論
情到意到
如綠柳烟
外曉雲輕
紅杏枝頭
春三開

斷何言足下騎瘦馬長安稱失意矣然有才如安
仁年少而風流又明粹溫夷穆乎老成秉心內朗
應機外員東序天球的然國寶即坐冷青壇作三
輔師表言為春華行為秋實持論折角說詩解頤
良亦適又何如老廣文白首龍鍾而猶婆娑此宮
哉夫賈生非不抱長材習知古今治亂稱開美士
第才識英朗器局未定不無跌宕喜事之習所以
窘步足下之材具不減大傳讀足下五策坐失治
安又青年而有黃髮之心矣前途雖遠何所不到

僕面孔猶昔爾三十年以前奔走饑寒三十年以
 後勞苦簿書踐歷艱難備嘗世味者無如不肖而
 知不加達行不加良人物伎倆居然故吾何以見
 足下今得艱邑煩苦萬狀足下所知也勞苦甘之
 此則在我者其有不在我者獨奈之何以為私利
 則甘置身不肖而名行盡喪私利安可為也以為
 仁義則或指為近名而反以得罪仁義安可為也
 僕雖至不肖終不敢自處穢穢德辱九族而負交
 遊至是非毀譽顯晦并沉懸解久矣足下勉之

翻漢處
共見地才

總音母天
姥山在四
明即天目
山也

此令德青雲伊始慎佐功名僕當先至四明天姥
 上掃一石以待足下開之諸君良可與語俟足下
 了廟堂之策永結煙蘿之緣裁書敘心足下亮我

與歐楨伯

僕居東海時則雅聞南海有歐崙山先生其人明
 智而啟龐博學有高才文章如司馬遷穀詩如王
 維李頎戢翼卑栖恬於勢利又如楊子雲僕私心
 慕焉然賤性疎好詩文而不肯精好折節賢人名
 士而不能納交所至杜門下捷手一編隱几頽然

氣象軒翹
詞筆揮潤

自放起而仰視遮中飛雲便以為適少年結屋曠
野大江橫於門前春雨秋潦長風卷對靈潮走沙
洪波浸窺下者浹旬僕乘孤槎往來駕鸞群飛鴈
鷺相呼人跡罕至此時少且亡賴直思騎金鰲背
上出海門一至龍伯國而還以故野性益習踈嬾
日甚偶不自堅湯從諸公遊都下譬如海鳥一旦
去平沙島嶼之間而遊於上國彷徨自失矣以故
居都下亦閉門下捷居半歲無一人知者會友人
伍君客死僕哀而為文哭之為沈君典馮開之諸

清吏曠達

君見而竒之問為何人作或以僕對相約聯騎過
我三及門僕猶堅臥不起諸君排闥尋我臥內僕
不得已強起擁布被據匡牀而與之談談有頃迺
呼童子取衣冠諸君信可人自是日取酒掃榻而
延此二三相知二三相知稍習不佞願益喜無日
不見過旅舍有茂齋一章相與偃息其下或張燈
至丙夜不罷去而門外之客日益踈二三相知偶
然而合諸公亦偶然而踈非敢為翫嚙也以先生
之才之德僕向神交三十年及至長安而落落如

叙事處如
青螺點水

日
卷之十二
四

途人者此豈人情哉又有賢貴大人懷刺先於僕
出僕之文章讀而賞之再三愛好篤至而命僕無
及門僕即無及門座主先生至感恩知己者也董
董從稠衆謁見政府而未嘗一及私第至今使座
主先生尚不識僕面孔僕之踈嬾率真誠為有罪
然寔非敢為骯髒也崑樓野宿之人偶徼時幸驟
而躡草履淩娑長安耳目盡易心蒐陘杌安得周
旋俯仰如素官舉止山野則其固然苟非深察鮮
不為罪今屈首為一令世故漸涉周旋頗熟而

性亦漸以漓矣儵忽之鑿混沌將為若德適害
爾僕曩居長安亡所恨恨不蚤自結交先生亦不
知先生之拳拳於不佞若是友人馮開之來言先
生亦言李宛平宛平奇杰士注念僕良不淺僕心
感之不及以姓名通蓋不佞平生大都不敢先人
今處踈賤益以局促先生為我謝宛平公友人來
得先生詩一牋一雜刻數種窮兒暴富矣敬羨罷
官歸山林生色近讀其匡廬京口諸名山遊記固
知其有今日天放二龍平屬此鳩有便布此區區

案牘動勦率爾不次

與君典

條風駘蕩景物明麗郊園春事當盛花下玉缸有
良友固善獨酌亦自成趣海內豪傑咸得所處即
朗寐異操出處殊致尚都不失逍遙獨不佞淪於
糞壤即今青陽之月蓬垢而對囚徒天苑刺眼鳴
鳩聒人坐惜春光擲於簿領所幸故人馮開之從
錢唐見存田叟頭數日去之婁東謁二王先生復
還田數日借彼緣力暫解我天破相對嘯歌一破

孤悶去矣開之出門旋坐巖洞雙眉放數日遂復
攢先生寧有意乎曹生遣使候起居彭徐二生亦
以長牋奉投便致此語不盡不盡

與元美先生

適有一客從婁東來傳言上元夫人遣一力士貽
書報先生名占僊籍勸先生脩上清之業百歲後
白日飛昇住蓬萊山頂寧有之乎先生學窺响屨
語破鴻蒙故自非人間凡骨今鬢髮半如銀矣而
顏猶十五童子作菟花色僕固疑之更聞時下業

日者集 卷之十一
已屏去文字之緣壹意脩真服食誠如是先生為
韓稚圭漣娑人代遂翱翔清都真千古大快事下
土賤士聞之心神躍躍飛揚天地之外也果爾幸
勿見秘勾漏令苦丹砂不成奈此塵劫何即得為
八公鷄犬亡所恨惟先生命之敬羨先生遂得請
乎急流勇退亦神僊之亞子念遊台岩歸不

與沈懋仁

兩得足下尺素宛如談對不佞自抵吳中勞苦倍
於居穎時故人音問徃徃闊絕每握筆欲作一交

遊言而俗務種種無端攪人擲筆起罷尖形神復
數且無好懷即勉強作一書重可通寒暄不復得
雅語則又念足下金馬貴臣文章鉅儒不佞即下
土賤吏不能作一二清言而徒齷齪為溷子語湯
以寒暄讀下執事之聽竊不自安以此久缺問訊
非敢為簡也足下温然長厚而僕又嘗辱一日之
知當不以踈賤見遺乃僕自次且不敢前如里嬾
村媪布衣縞裙而見王公貴家女彼不相哂此自
羞恚爾足下業為金華侍從行且登講筵潤色大

業宣此鴻烈儒者遭遇可謂命達而僕不肖領下
邑朝夕勤宣 天子之德意以佐元元亦不可謂
不遇也神龍不咲蠃蜚鸞斯不羨大鵬僕知久矣
今日廟堂之業僕不如君他日山林之樂君亦不
如僕率然言之足為一拊掌開之東冲然馮先生
止一蒨緱無長物嘗一至青溪相對清絕君家所
親楊生雖屬不佞部下士不肯以足下故一至縣
庭楚楚居郊園良可愛敬僕寔未嘗有所推久成
足下高雅也不宣

與沈少卿

莫廷鞞歸不得足下一字以為恨足下遂忘僕乎
足下忘青浦令非忘僕也往足下恨僕不佐長牋
而直寥寥數語乎今一字吝之矣屠長卿為令乃
不能當沈先生一字人果不可以無官然令亦太
強項矣何敢貽書數千里而數長安故人幸足下
寬我僕乃為調笑非數也足下居長安無恙不佞
自移此中勞苦百倍於昔晨起理髮感我二毛矣
潘安仁年三十四而見二毛僕三十八而見二毛

安仁居河陽有蒲縣花僕居青浦有蒿萊安仁綽
約美丈夫而僕顛顛如老媪安仁詞賦齊轂二陸
而僕推魯不能吐一語大約同也足下在諸曹有
轂名位且日起僕之支離欲以令起家取功名難
矣公等坐致大業不佞若不能從請為詩歌里言
以咏盛美冗次念故人不能已遂遣老蒼頭走數
千里奉訊足下言不宣心相示以臆

與顧實甫

足下之高才盛德僕曩固雅知之至用情於不肖
若此其篤至僕不能深知也此肩而失足下僕之
耳目不復可使矣開之來道足下晒藻蔚起朗映
人代不忝王氏宅相之親矣而顧眷然一推魯小
吏廼知屈子著芟良亦近情便欲裹糒走數千里
一奉清塵而還而爵羅羈人身亡羽翼江河遠絕
含意不申將奈之何久慕君家元美先生重以事
一登弁園自後書問音昔通謬辱王先生許可而
簿書之吏為文法所拘持不得長奉執鞭之役此
心良缺近聞敬美先生乞休急流勇退便是飛僊

足下立金馬門下名位差不薄金石鴻藻鳳慶異
彩不識肯一惠教鄙賤不若僕之廓落何足復挂
口吻在人通顯動引山林聊以為高初非實際又
有興在長林而身絀朱紫不得自解免徒勤夢寐
者若僕則不必夢想山林會須有人放之威鳳來
儀遠除野麋祇宜艸澤廟廊之士體貌穆莊崑穴
之人舉動踈野性之所近真不可強僕今勉為一
令以求不媿兩間慙交遊於其足矣蓋僕天性冲
澹體亦清羸所需於世間之糲腹有數蕪豈自有將

可以寬過顧弟不難於蕪繁而難於檢阿居北方
簡樸處猶可移之吳會非鄙陋所宜矣園轉敏捷
尚憇不堪而况僕之固陋用拙者哉艱難困苦之
中直以日為歲所幸上有天地下有交遊志行苟
孚升沉不問僕之領邑而出也謂蕪勤慈惠奉法
守正而不阿庶幾免乎顧有不盡然者此非僕之
所能了矣譬如良家女不事出為人奴掃除易力
顰笑難為轉盼之間動而得過人奴之家翁媪一
爾今為不肖之翁媪者何可數計獨奈何開之書

白華集 卷之十七 十一
來用君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旨哉斯言僕奉
以周旋矣種種苦情投筆湯及亦恃惠子之知己
伏惟足下鑒原

奉少宗伯余公

相公居闕下隆不自度頓首奉書致寒暄之私者
再矣竦賤小吏迺敢抱咫尺之牘累瀾尊嚴死罪
死罪則以相公東海鉅儒人倫標的而隆幸竊同
里開固平生之所日夜延頸者隆自為諸生輒忘
其蕭布之賤固嘗為書數千言噴長者清聽則不

肖傾心大人先生非一日矣客歲神往相公不能
自已每欲遣一介行李問百福屬大計且屆期遂
巡引避不敢前而饑渴之衷莫可自制則於北鴻
之便附布一言荒簡良甚言之動竄相公長者倘
不罪鄙賤伏惟相公德業伴造化制作參神明乘
時奮跡宣猷勸德配陽春功在亭毒此真崧高
重降列星再出休嘉照史冊餘光被棗梓譬如大
雅振響其願比於六馬矣不肖猥以疎庸待罪罷
邑雖稍知自愛而行能無聞何以仰副德意伏惟

相公少賜教植其何幸如之敬遣家僮馳不腆之
辭奉候台履不任瞻戀惶悚之至

與沈有吾太史

賤子鄙性復耽弛行能不足比數雅無鄉曲之譽
鄉父兄長者駭子弟畜之賤子亦甘窅歷退處江
瑤蓬蒿滿戶矣猶以雕蟲薄技課錄於二三知己
間有大人之遊家貧無藏書罕所涉覽偶從士大
夫借一笑寓目焉嘗鼎一臠而已學又無師承所
誤結師心獨出罔詮正覺徒耽耽佐野孤禪偶為

大宗門所誤不堪拊掌屬有天幸往往得承顏色
於當世之賢者不我麾去如君家山人居然臭味
同也而亦請以北面之禮見箕仲長孺盛許
氣義比肩而論交賤子不肖誠不自知其得幸於
諸君子若是乃足下之文章行義卓絕今古即令
綿曠千載遼邈萬里猶將神交精馳趯趯决起而
後之而况大賢近接宇下不得一當恐一旦先狗
馬以為長恨則以足下官京師侍金華而賤子方
困泥塗無從自進私心往矣比足下東歸即對家



田叔首問長卿無恙及賤子丙子北上足下又儼
然損惠珠玉爛焉色澤蓋似深有意於不肖者一
佐小吏日苦囂塵久不浣一吐胃中積愆缺然為
恨足下人物權衡天朝瑚璉而不肖鄙庸下品
誠無足當長者眴睐顧其志可念爾待罪鄙邑亦
惟是日夕兢兢擇地而蹈罔敢踰法度尺寸救邑
父老子弟頗安其拙乃聞有向長者橫佐口語此
必不肖有涼德於彼偶不自知不然者何以至此
伏慙足下哀其蠢愚而教植之幸甚

與李臨淮

君侯青海龍種崑丘鳳毛束髮論交名無經而走
九域天下豔慕英雄延頸某不佞往者固嘗於交
遊處窺見一斑私中良切願安敢望執牛耳之盟
庶幾古人執鞭之義而遠方布衣常帶名字不聞
於上都亡從自進及以公車之後旅食長安幸得
以薄技見收於二三君子又幸浥以友人之推轂
交於下執事也僕平生椎鄙亡他嗜好獨如五色
蠹魚好食神僊字又好折節交時賢而性復踈不

能骯髒取名園轉滑稽以遊於大人苟非從寮廓
相視鮮不對面而失之如僕之獲交於下執事相
驩蓋殊有數非偶而已也朱第傾觴琳宮飛蓋二
三友人狂呼大噓北斗下挂星河倒流千載竒踪
真宰所忌把袂不數轉呼河山而僕乃為邑小吏
支離塵溷踣躅路旁望長安諸貴人如閭闔群僂
矣顧猶念君侯逸羣之骨不當湯以世俗相期敬
作數語展訊故人僕今者叩閭闔矣則實以故人
非以君侯也胡元瑞不佞同袍友雅與君侯善今

居長安把臂定如故漂轉以來久絕音耗幸為不
佞致此情

與王敬美

往讀先生遊名山諸記曾中何磊塊哉耽幽攬勝
語語烟霞知先生雅抱尚平之癖無何聞先生疏
乞身季鷹督監千載同聲矣久之不得的耗想疏
入不報也 朝廷固惜賢達恐未得遂臥山中季
鷹黑髮歸五湖使我有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酒
良足稱達士而賀監白首始從 天子乞鑑湖亦

無不可百代而下豈以賀老不若張公哉盡了四方之志然後永結五嶽之緣疲抱九僊骨朝披一品衣如李鄴侯要亦不失為逍遙先生第稍遲之賤子遊道既踈世味亦淺放筏雖後於先生而及岬或反先之未可知終當杖策追先生於雲山煙水之間長公頽異當是蘭臺石室中人先生高才曠度豈應九骨他日聯翩雁序並馳清都為區中一大快事賤子無狀誠妒之矣軒車東不浔一面私心良恨昔趙咨道經營陽令曹嵩不為留嵩至

亭次望塵不及謂人曰趙君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之而不肯坐戀五斗空望車塵海內必且姍笑某不比於人以袖障而自慙也先生寧有意乎奉去行篋一握乞先生為書近作數首庶幾哉出入懷袖日披清風肯為不肖誤一言更幸非所敢望也日求長公佳篇業已見諾煩先生一慇懃之只尺婁東精葵飛越

報賀伯閣

昔人有言時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今天下不乏英

裏言着矣
言也却所
公伐却使
謂原繁曰
且寡人出
伯父兄秉
言

雄而足下謂僕名滿人耳僕即胡敢為名高不佞
無臥龍之姿而有麋鹿之性少栖海曲次寡無人
沈洋自放讀書粗了大義發為辭章好作寡廓語
而才不逮情氣常浮格立馬橫槊意氣有之而不
講於黃石之畧徒野戰爾縱衡江淮間或可得志
何足當足下節制之師而足下謬見推轂倘非裏
言乎不佞未嘗識足下面孔亦未獲盡發武庫之
藏往後馮先生所讀尺一便見文藻跌宕曾懷磊
塊嘗鼎一臠大畧可睹矣豐城神物可遠望而知

而况親捧瑤華單辭隻語足覘明月又何必淋漓
盈楮若斯之當哉曩一讀華槭香三日不去口因
風遙遡遂投長牋三年不奉足下報音僕心良未
已也管嗣宗就孫登蘓門與語種種登竟日不答
夫以嗣宗之賢尚無一足當孫先生而啓其玉齒
發其玄論即僕可知矣乃者遂儼然荷足下謦欬
之音小吏散槭虹霓之光上燭於九天五嶽忽隱
翹紙上氣何浩磊也中間高自矜許言不過實衆
人所驚僕乃以為愉快不佞之才遠遜足下而閒

日卷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情遠韵頗謂近之僕真是下之友也願以馮生為
 介紹交於足下矣夫榮名而幼富貴何論達哉張
 季鷹但取生前一杯酒不用身後名杜征南沉碑
 或而未達余登聖賢王侯蓬顆之上未嘗不泫然
 心悲也大丈夫苟不用身後名即文章亦救帚厲
 公尚平庶幾吾師乎他日不佞與開之方且共脩
 玄素之業足下才氣胸懷定然此輩中人願無以
 垂資故抱此惰念坐彫素心使者還率爾寄答其
 諸情事非相見不可悉不腆數邑冀借寵靈不為

履德字士
元隱居鹿
門尚平漢
人隱居不
仕遊五岳
名山不知
所終

與馮開之

足下坐占西湖領畧風月淥水奏曲桃花佐觴此
 造物者私足下不佞神往名區形留垢溷憮焉自
 穢矣足下無賴好弄人復盛言西湖詫我使我邑
 邑不怡醜此印綬如縶修斲宇宙公慕廊矣湖海
 之闊若可容乃公止須片石不相假而令乃公為
 處禪之風邪昔人有言州縣之職徒勞人爾此非
 為懟誠以為無聊也僕不敢慕王公文安敢薄州
 縣第以此故妨我嘯歌不能無少芥蒂然苦乏鱸

此處方見
長知非薄
百里而豔
承明其他

山水之趣
慕高人之
致固其癖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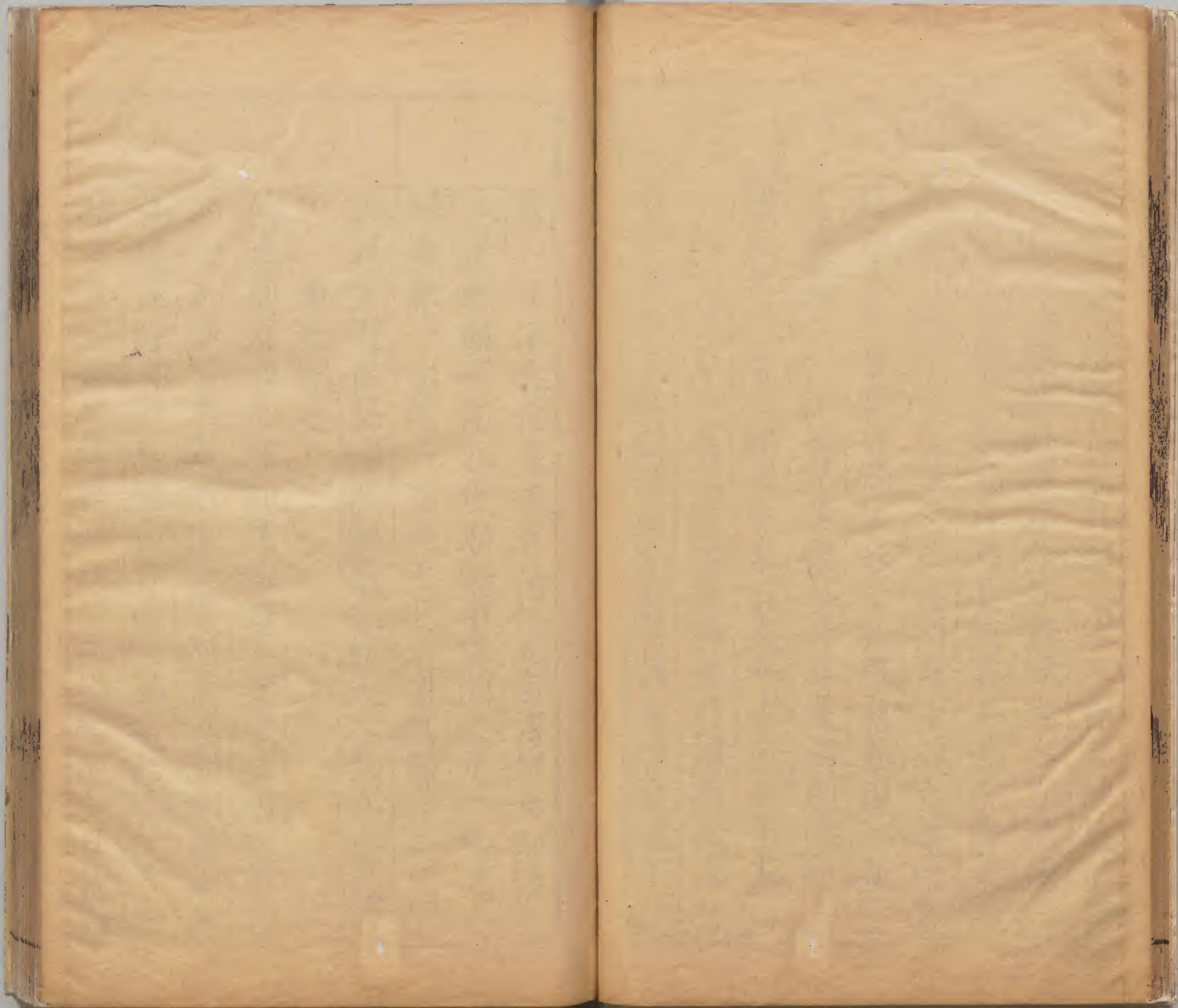
日孝集 卷之十一
粥之資又無辟穀之術區區以五斗困二大人先生
生伍眷而媿苑萊蕪諸公矣足下近况佳適聞嫂
氏玉體且康出與故人賢者拍浮酒舫入與細君
焚名香而彈寶瑟即蓬萊僊人欲得其處塵囂之
士豔慕何言君典昨有書來擬於今月過訪足下
湖上然後偕卿泛青溪之權而造物者妒之會有
長女之殤業已中止為之惆悵心斷嘉則先生公
來渡湮此中久不得其近耗君房中第公吾曹一
喜往君房言即不出出則不敢負人不佞且望之

一氣呵來
不可遏抑
雄哉

矣此君終可人伯閣儼然損書才致雄放高自矜
許當遂豫吾此流非孟浪者不佞將把袂論交且
又足下之友也新刺都雅可觀第僕意欲直稱由
拳集其上不必冠以屠長卿三字更啻之足下所
刪十之三四為不佞藏拙甚善所刪去篇目幸一
一示來脫有一二文字可去而其人其事有當存
者尚欲為足下請之亡則遂已之不敢自庇護也
近作可多存不黔婁之家鮮有奇寶足下恐第公
姑就其人存之若僕則宋人之自寶燕石良可羨

一夕而賦
成其八义
手也

一咲潰癰决瘤豈能自割須他人操刀惟足下留
 意焉更望稍秘此事承命作歡賦古人作賦運以
 一二紀不佞一夕而作此其何能工然沉着不足
 飄爽有餘方之江鮑公是宗門之下讀之懷當為
 拍拍然矣古樂府嗣作若于衽用舊題出以新意
 不襲弄人一語嘗見作樂府者好遞相剽襲陌上
 桑云使君自有嬾羅敷自有夫此古今絕唱而傳
 玄改為使君自有嬾賤妾有鄙夫可謂點金成鉄
 手近世李于鱗擬樂府全襲舊語有一篇之中



在仁兄不在僕皇天有情仁兄當得好女即孫夫
人產麒麟兒請為後期此事望開之兄一慙慙之
歸塗幸一相聞長孺欽之追送畫鷁歸言二兄情
極薦託寄區區繡段輕羅奉新夫人裁為合歡被

與馮開之

何處別君典也沈郎吳姬好不青雀月明短簫長
笛沈郎故得與麗人俱足下別後五湖烟雨誰與
為驩豎得書見約望前再過垂頭敬掃地焚香以
待日來滄溟不佞蓬跣泥沙政堪愁絕今日放晴

始有生色矣急欲仁兄來消此匈懷

與王元美先生

王孝廉見過拜嘉命之辱願小子虛薄何敢言不
朽之業先生愛而忘其奇醜獎進後來此自先生
至性敢不敬承日來淫雨為虐不肖徒跣踉蹌足
沒於脛矣滌邑幸春間豫築圩隄今得不為灾天
道放晴倘可無事兩歲再潦吏茲土者罪扶可言
日疲衽思君典自婁江還金昌遂買一吳姬泛而
湖煙雨去古來英雄都未免兒女子仁詒書以妙

敘事詳核
詞亦古雅

文字大有
伎倆

麗見詫云不減夷光恐措大面目未識絕代之姿
當為少伯所笑先生業證大道不復當以此言聞
要悉沈郎別後近况爾嘉則先生留滯上海顧汝
脩家不通聞問月餘矣昨始得寄一聲未見報家
司馬兒駿約以是月謁先生為先司馬乞墓銘至
則嘉則與俱來先生方收視返聽遊於玄冥獨奈
何丐文字者戶常滿屨此恐尚是先生一業障乎
先司馬故嘗愛知先生身後之事敢以累掌故駿
來能具言之

與李之文

日來勞苦不可言以天之靈足下之福庇幸善飯
 不病尔公等天之驕子而僕為天之戮民敢少快
 快乎爾可喜者四月初四日亥刻室人舉一子彌
 月之先一日沈君典馮開之及嘉則同日来作湯
 餅客各出金錢洗兒兩長庚星一少微星今日照
 耀此兒而沈郎手摩其頂大詫曰此兒風骨秀異
 不出二十即飛揚九州他日文章不數阿爺科名
 不數沈郎矣開之按玉曆復云支干大吉蓋沈郎

劉禹錫送張盥詩尔
 生始懸弧
 我作坐上
 賓筓奉
 湯餅祝詞
 天魁麟
 也支干時日

善相人術馮生善日者言問小字於沈先生先生
 字之曰阿雲雲間生兒也阿爺無賴烏能生佳兒
 克問過承長者粉飾但得善伊吾阿爺小詩哂地
 作虎子是矣才望富貴所不敢冀足下得無咲其
 言乎家母健甚山妻免身後亦健僕以一清貧換
 平安二字無厘故人諸郎君析產居尊公當遂安
 閒此舉良是足下文譽日起讀來札殊爾雅操筆
 之業可不移桑陰而知慰浣慰浣柴方伯遂不祿
 使人痛悼聞訃即遣祭吊生平大義頗盡奠文中

晉書克始
 生父言當
 後當有克
 問之慶
 善伊吾阿
 爺小詩言
 其能讀父
 書也伊吾
 讀書聲

四頭一顧
百媚生春

想當入目邇來治水穰田泥沒至邨積勞殊苦毛
髮為枯猶記二三同心投長竿河曲雙柑斗酒起
聽黃鸝聲不知隔幾世矣能不惘然

與周元孚

往歲得足下尺素追往道故歎逝惜別故人之情

良厚追維長安把臂斗酒相勞清談名理漣娑嘉

對幸微寵靈於足下此時自謂范張可作管鮑不

死洎弟以小吏奉奔走之役蒼茫今手僕夫在門

辱足下特觴過我逆旅相對黯然欲行不行數視

范巨卿與
張元伯為
友春到京
師秋為期
元伯殺雞
為黍以待
巨卿累至

武自勾
陵送別河
梁之上

日影雖蘓李河梁之別不過此矣每一念此便使

人心折足下湖海雄心烟霞傲骨三歲之中兩得

請於上旌旄翩翩日從鄉父老迴翔故林昔人所

謂吏隱足下是也僕不肖牛馬於四方浮萍於南

北踐更災罹殊耗心力歲月云邁侵尋二毛真世

之勞薪命也何言業已安之然閱歷漸深世味都

盡人生能幾兀兀胡為東海之曲可以投竿或尋

足下荆南夢澤之間長嘯而入紫煙永遺世氛終

證大道快矣哉讀懷人諸作字字璀璨凶中之音

面極美
數宗病心
痛舟捧心
皺感世百
里之醜人
見其美而
效之愈加
醜耳

故多邇者出薊門下潞河庭邊陲返荆楚登覽山
川新篇當更侈幸不恡見寄君家季子詒我長牋
藻思洵有足下門風楚雖多才要如君家兄弟定
然寘傳懷諸君近作效顰西子幸大賜雌黃高丞
罷官還遣吏後行便布數語冗次據案勒狀

與王百谷

僕昨詒書君典開之過吳門而不見王百谷先生
亦如過泗州不見大聖此後兩君書來云遂與先
生投分結契稱石交矣僕心良善然高賢作佳會

詩云與
女羅施于
松柏女羅
之約相依
附之意也

於湖山名勝而僕不得與命也又不無懊我句
君典買吳姬以始好相詫且雅感足下從吏不謂
磊塊丈夫風情政自不淺君典與不佞有女蘿之
約且指蒼天以為正矣先生有便亦幸一從吏之
僕故重其人非以其金馬貴客如君典者政使布
衣蕭然更可鄭重爾開之為不佞校刻小集敬懇
先生一言自知緼賡款俗飾山龍惟先生圖之日
來治水穰田益以多事可憐王大令輩中人化為
泥涂溷子第觀海內雅流非迴翔清華即高嘯雲

月不佞獨奈何坐困鄙賤下與輿臺等僕今不慕
開之君典而慕王先生三山五湖近在足下僕復
何言仰慙黃鵠頰媿遊魚開之約望前再過竺頭
先生肯與俱僕且邀西山白雲以待足下

與馮開之

沈郎挾吳娃泛五湖煙雨去便謂足下買江陰棹
矣不意尚留王先生竺頭昨遣一訊王郎缺足下
書奈何為情沈郎買一麗姝而足下挾龍陽平分
風月大鬧吳門而太史亡賴東南靈雨疑二足一

所為不佞日來被髮跣足踉蹌泥水中上告雲
下告陽侯駘癡龍妖蛟勞苦不可言今春嘗預脩
水田隄圩力障洪川而不佞手擲辦香即操畚
救邑當得不灾有如西歲再灾民生行且殄令將
安歸不佞苦情如此而諸君方把碑渠聽鳴瑟吾
欲直躡天門攬司命之袂而問之賢愚不甚相遠
乃貴賤勞逸何遼絕也雖然僕不妒子惟復快意
當弄為故人酌一杯以無相忘即足矣足下久客
王先生王先生細君且怨釜中魚竈下蛙矣王先

生計必私竊香團啖足下不然者幾何不立稿來
書云江陰令將為足下置負部急赴之此騶僕貧
作措大面孔不能厚遇馮先生聽長卿雄談勝得
千石黃耳米愿足下與王先生及家田叔速過僕
僕自駟龍呪神後情思太恟况不佳酒足下急來
消之脫問種秫田吾力猶能為足下地使仁兄以
此奔走縣門不佞弟之罪罄竹莫數矣百谷盛稱
雙鬟至使田未垂涎老奴猶憐况我乎幸携與俱
不佞當冠進賢執手板而拱立

蘇竹真效
權南山之
竹葉羅無
亦乃也

木形彫駘
不自濼鋪

魯男子坐
懷不亂

不識人曰
東家五

以音問見
及謂之奇
聲

令君片時風月也家田未土木形骸魯男子自許
而垂涎雙鬟此不可曉手中宣廟冷猪肉一朝墮
地

與王百谷

昨走一力問足下想當達掌故不謂開之尚留齊
頭家田叔亦不相聞如張公子何故僕自東家立
爾寄穀田未勿怨此言大霍沈郎小姬髮才覆額
乎便携以去猶勝杜舍人歌綠葉成陰遠詒書馮
生誤以雙鬟為龍陽既乃細思之非也措大之不

解事可笑如此曾記馮垂罄囊中青銅三十萬始
 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青屏而歸若然開之今
 日定須窘爾有故人在當不至唱蓮花如卿所云
 僕曩在天門下誤回盼真人三千粉黛故被罰作
 人間溷子了與風月無緣然口尚多微辭幸勿以
 村翁訕我所云文生滅跡縣門僕故無從倒屣亦
 偶忘君卿薈日書不及使人物色也足下咲僕重
 雁門太守而輕逢掖僕媿皇甫威明多矣然謂僕
 專下二千石足下非逢掖邪昔人以不識玄真子

口頭語自
 成妙品

為僂吏僕之失於先施惡得自解免矣僕自駟龍
 禁雨來顛顛日甚急欲間談天快人語一除煩蕩
 幸偕開之田未過我拜携謝毗驚人詩來

與田叔

嘉則先生客海上遲足下先過丞頭然後馳報嘉
 則俱至王元美先生平乃不聞消息者久之忽報
 行李已次吳門悵甚吳門館於王百穀遇馮開之
 良友佳會恨不得從何日謂元美不佞業已三致
 此意於王先生矣王先生甚知先司馬磊落大節

詳事精核
 未數句尤
 見痛處

想當即為搦管聞田未稍從歌兒飲數十年老寡
 嬾晚施粉黛與少年姬按笙度曲乎一咲一咲老
 母在家園昔極感君家母夫人細君雅意聞足下
 且至命婢子掃地焚香以待幸有以慰之

與開 二首

別足下遂曠若隔世俟河之清相逢幾何西湖之
 上亂峯週遭林壑窈窕不知何丘寄足下之杖屨
 乎東望伍回孤堪癡絕錢唐山川清佳洵吳越甲
 秀乃人物有風調者甚少足下誰與朝夕意到

通礼叙事
 寫情志度
 願延意趣
 秀乃也

來或成獨往花下小車煙中遊知火窮雲起境
 忘歸此時而屠卿若在者其樂何云造物固不令
 若此也足下聽然物外而下官日就鄙淪足下即
 念僕當不如僕之念足下切也或都置不念非僕
 之本懷何敢以此度足下今天下豪雋塞路何齒
 不肖金石之烈渺無前期潘安仁有言身齊逸民
 名綴下士彈棊賦詩可以忘饑惟恨平生不能飲
 酒博覽載藉嘗見寒廊之士為蔚羅所羈以升夜
 夷甫諸賢口談玄虛心暮索朗而猶漶娑人代自

新授曰
廣文唐鄭
慶與廣文
韓博士杜
甫醉時歌
云諸公奈
上登常香
廣文先生
官独冷

取僂言尤有如諸公遂借孫登王烈長嘯入林何所
不適感昔欲逝情意坐銷足下之與司命帝君似
分義差厚不得已能為下官乞一廣文官僕之齒
牙猶堪閣閣向諸子談經何久溷此中為往不從
公等教令悔誠無地不然者何至只尺欲與一故
人相見而不可得偶結一念便欲擲頭上進賢冠
足下有可提我出風塵幸不遺餘力承仁兄及賢
嫂氏念及寒荆果於四月初四夜夾刺舉一子沐
髮矣作書時寒荆倚牀囑僕寄聲謝賢嫂相見之

播吳慶大
有子神

期在足下不在僕下官所與士彭徐而外又有一
沈獻可者元美廷尉門下士也才甚宏明元美亟
所詩可失意於時薄遊錢唐特為引見門下其人
亦爾雅有致青翰舟中可與擊汰揚波足下輞川
之裴迪也賢嫂才調不下子昂管夫人湖上管絃
時一同聽聽不足下出對賓客則如子建入對細
君則如相如直承明則如東方撫湖山則如賀監
火食神僊錦衣巢許人代風雅事足下占盡乎誠
妒之矣端陽前後如足下不一視我縣中僕且為

文詛楚

細作即間謀也

僕蓋密遣一細作物色君典於西湖之旁至廿六日亭午得飛報知君典魚服過足下足下業與俱馳至就李而不密以聞何故兩賢相得復何知鄙人鄙人之望見君典猶仁兄也兩君即厚自閔無逃關尹矣弟之用情如此天下有心人渴饑之衷二足下何以慰之言之飛動

與君典開之

千古西湖為林叟措大所點今幸得二三大英雄

老子將受咸谷關上更尹喜見望見紫雲知有神人未及是老子

伏朋友至云占系氣之味

一浣之大為湖山吐氣湖上諸作似有神助是日晨起眉端作紫氣薄莫使人回不佞坐中遮讀兩君書若詩長天紺碧頭上雲物五色爛如錯綺明星見日下是所祥也文章如此詎不止動天文僕非湯語者二足下天放閒適奈何令不佞踟躕若此遂不難棄此死牛皮帶祇綠家有老親不敢直行其志念二足下豪曠顧影自穢咄咄屠生為小吏所縛許由石戶之農非天上人何為呢呢乃爾與仁兄輩相見當共啗此事人謂屠鄉貧甚不可

以若此丈夫寧憇餓死有卿等在當不令立稿急
欲與二足下相見秉燭達曙不能寐故復遣力奉
牙書到焚香掃地家人為足下百冗事即買權青
溪必無舍此而他之嘉則先生同來此千秋佳事

與君典

適得一密報聞仁兄微服至西湖與開之會今已
全往攜李攜李去青溪盈盈一水矣令我飛心直
挂天外如咫尺不得一奉顏色便成千古長恨敬
走急足尋仁兄仁兄何以慰我三年饑渴昔曹嵩

詞藻氣
韻之令人
欲飛

以不得見趙咨為恨至棄官追至北海相見仁兄
許我弟非戀此五斗者倘仁兄憐其區區幸作良
圖兩矚視不得下

與君典開之

今日蚤起攬鏡忽見眉端隱隱作大絳色如含掩
呼細君與語當為何兆宜必有真人過此既念二
仁兄業桓秀州刺下且艤舟浦口乎望至日莫不
來乃得二兄札子急讀君典書若詩神氣蕭灑如
挾飛僊復讀開之長牋情境叠出而藻間發世上

善遊

細君妻也

閔尹見紫
氣知有真
人過果見
若子

除度滿油
封更英於

乃有此等人物作此等言語不佞乃得日睹坐空
古人僕即化為異物固可日恨見二君文章想二
君眉宇恍墮崑崙萬仞罡風中骨驚神悸忽忽毛
羽生於膏懷湖上復值嘉則先生狂呼大語一片
湖山恐蹂為荒丘此時何處可着乃公乃公平時
稍高自揚詡血復奪氣何況梁生輩哉二君既至
秀州便可買櫂青溪望見故人直以夕為歲至姑
蘓而後視我不佞即男子立化為石矣重走吏復
得鄙意二足下急圖之

與開之

人生非麋鹿安得長聚首然每至分携便成悽絕
要亦人情足下泊舟郭外僕病不能出城視足下
病而復傷離在惡殊甚別後數以書來無相忘也

與沈嘉則二首

先生別後治水讓田遂無虛日治水使者鉅節邑
中百務肩於一身先是使者下治水令隆以災傷
之後不可以興大役為言不得請無何 璽書下
不復可爭部使者方臨而治水官諸事不備隆恐

忘數字而
情意俱盡
八行之最
工者

日者集
一
廿三
得罪上官兩日而集數千人河工遂起三日而部
使者親臨閱視得免於後言斯亦勤矣旬日來工
且就緒會天大雨河水漲溢工難卒完而田禾瀆
惵渰傷幸賴春間之圩岸畢修不至如去歲盡沒
乃萬人羈於河工众心惶駛隆又憇河工既難遂
完農事又復盡廢三十日冒雨夜馳往工所先散
大众而後白狀御史臺田野騷動隆方私念一行
而解萬姓於危難自差可快意隆不肖揀災卹苦
近遂以成癖日求稍積功行以當天心而艱屢

至憂勞萬狀母之專犯忌諱者多微天幸此非不
肖所能知矣隆反覆念昔人言脩正尚未蒙福為
邪欲以何求勉強為善以安彘命斷不敢自墮落
童負長者聞先生館於汝和宅作客有此賢主人
差不惡不肖因日溷勞薪久失修候平生自負謂
何而沈淪鄙賤如此惟稍得當世賢豪心以為私
慰君典遂買一吳姬自詫妙而開之同住吳門沈
卽挾吳姬歸宣城馮生暨往江陰約望前過叁頭
此時先生不可不來佳晤此兩君書來復申昏

姐之約甚至指皦日以為正殊可喜小集敬微惠
戈雅汝和昆季幸致傾向田未尚未見枉羅浮硯
一枚天池茶一瓶辰砂雄黃各一緘奉上

讀由奉集序奇氣咄咄來逼人真舉龍文寶鼎手
快甚願余小子虛薄無足當先生揚詡爾天道活
兩不肖徒跣且拜且行泥沒至鄰駟龍禁陽侯為
力良苦不意今春圩塘遂以收功河水高于田間
一二尺許而不入田不肖復駕小舠迷行阡陌龍
骨遍野草軋軋聲聞于四郊禾苗大生色父老感

衛有三逸
少其好事
衛真書咄
咄驚怪之
聲也

白奉集卷之十八

東海屠隆長卿 著

記

修賴上縣東門河隄碑記

賴上城東門面大河河從汴下走淮泗北折而東
衝激城垣夏秋間浩蕩漫衍包林麓原隰稱雄險
哉河故有隄水歲蓄隄圯矣去城不一武而近水
至輒灌城城且不支民惴惴焉朝不謀夕萬曆歲
丁丑屠子隆奉命來令賴上甫弭節於郊則進父

叙上井上
有條自是
大筆力

下車先訪
治狀右古
循吏風

語氣聯絡
文字蒼古
可玩

白孝集 卷之十一
老博士諸生曰隆不佞以主上命得從諸君子遊
諸君子何以教不佞敢問治狀何先父老博士諸
生起對曰善哉大夫幸辱此言賴之人福矣治寧
有先於河者隄城衛也隄壞城將從之失今不治
明年無可為者民其魚乎屠子愕然曰令何為凡
以措意氓黎而安全之者也民其魚乎奚令之為
也先是為賴上者何狀而至此曰治難哉賴小邑
十九里爾歲苦不登民貧而賦歛急逃且十之二
三矣帑有一錢乎亡之河且柰何屠子曰其亟議

議是民安得逃逝寧能已乎於是衆議僉編富
不可亡論貧富家括一錢又不可夫是役也秋毫
民力矣失民之心而用民力蔑以濟矣時嘗受命
觀察朱公又受命郡守張公兩公為治精明多惠
政授隆方畧甚詳屠子議先捐俸同官亡不捐者
而後下令百姓曰河務急矣此執事者之責亦黔
首之患也今不敢以大功勤苦爾父老子弟而聽
爾輩各以其力助夫疇非食土之毛乎爾亡有所
愛大水且至執事者行與爾父老子弟同日魚爾

又何愛乎爾即悅慨赴公家之急生為高義歿有
榮名而又免於患顧不休哉執事者其以大小議
功亡忘爾勤蓋令下之明日而捐金錢持牛酒糗
糒伐木盞土耒耜者滿車下焉邑又苦無石則盡廢
邑治以風而徒步走百姓家借石一二父老子弟
爭為位焚香門迎至城隍西廡外有鍾鼓樓二甃
石可數萬屠子命取之衆為請曰樓縣鍾鼓廢樓
是廢鐘鼓也如神何屠子曰堂左右不可鐘鼓乎
置神以為民民神依也水至民且喪其室家神將

卷首本

文有頓挫

安依令為民神宜亦有之遂取之他神祠亡不取
者又徧索郊以外殘碑斷碣壞橋廢寺於是有石
矣以萬曆六年戊寅春王正月六日屠子自為文
率父老博士諸生洎千夫長百夫長臨河而祭告
於大河之神是與此後屠子曰臨視者二閔卒為
更其老弱節其勞苦問其饒寒而燠休之卒感屠
子忠誠人人勸也始於正月九日終於二月廿有
九日蓋五十日而河工告成城下築土為路路外
為石隄下用巨石甃其上鑿木為鈎連而灌灰其

不五十日
而河工告
成豈人力
耶抑神之

相之即居
卿直可謂
以文章善
便治矣

中石隄之外復隄以土土隄之外植木為椿植木
之外又隄以土植木焉為土隄者三為石隄者一
為植木者二自東起而北走九長五十丈廣五丈
高五丈五尺成之日諸君咸舉爵勞屠子屠子謝
曰自古歌於思咏澤門未有不胥多口者今是役
也以民力且以民財而大衆爭先功成不怨奚論
不怨且也驩然厚終始矣隆不佞何以及此此豈
適有天幸亦或其民醕之效與不然則神之相之
也隄成告成事觀察朱公郡守張公西公閱之喜

獨令以下有羗衆議工成宜有碑乃亭其上劓石
碑焉於是屠子又為東門之歌歌曰浩浩東門流
波紆耶日落風起蛟龍趨邪黑雲垂垂波臣呼邪
猷子夜决翻具區邪冰來平城民其魚邪民其魚
邪官蝦蛆邪皇德曠蕩九域宅邪河工之成一何
亟邪興東門者督邪繫神力邪

禱雨記前

屠隆為潁上之明年是為萬曆戊寅四月有事壽
春四之日大風明日人言潁上大兩雹傷麥苗隆

句語傲板

方食憂惧食噎幾殆歸視東郊原野空也稽顙謝
過自傷為令亡狀皇天嫁禍我民仰天而哭已入
中遼對邑父老又哭父老曰天禍下民遠矣他郡
邑雹災者汴梁以北建業以南多有之寧獨賴上
矣使君無為自苦隆曰風雨不避灌壇乎余寔不
德以召此殃也奈何以他郡邑為解至五月又大
旱為文禱於城隍又禱於張龍王之神會里人召
村巫降神妄言禍福隆察其有異繫之而廉得其
詐禱二日不雨隆曰天之降禍深矣而雹為災民已

廉察也

語深律為
今之道

重不堪而又加之歲旱寧有噍類者隆乃赤日暴
中遼從朝至莫越二日又不雨博士諸生齊民心
憐余環而涕泣者以百千數曰賴邑小不貧粟猶
支一二年歲旱民不即至死也而胡以苦使君至
此極為隆謝曰隆不獨為吾民且以盡吾心焉天
降災吾邑而方且泄泄然息陰就涼以自為愉快
吾愆重有戮辱繫獨為民故吾暴日中蒼蒼涼涼
處一室則怒焉如焚矣為文告於神者三始頓首
謝過乞憐其辭哀已而激切語涉不遜命遷神對

暴日中日晡乃已即夕雲起詰朝而雨明日又雨
 然陰雲如黛雨不甚霑足隆又愆入禱玄帝廟既
 出隆忽與同官曰盍與諸君返玄帝廟待雨乎遂
 返入後殿俄見上帝像坐羣神東偏隆驚曰此何
 為同官曰其上故有玉皇閣下神像脩閣閣成而
 不上今且數年於茲矣隆曰天子祀上帝諸侯祀
 封內山川即神像下邑安得有之而又令居群神
 東偏彼群神奚而安也且記稱上帝所居常有紅
 雲擁護雖真僊罕得見其面而令居湫隘近樵叟

非長知孰
 主洞察其
 故

神于上而
 大雨降神
 理彰矣

簡甚夫天之降罰無乃是乎即奚以專罪令為也
 於是亟命上之隆與同官免冠頓首伏不敢仰視
 先是嘗謀上神像聚三百人不能動而止至是才
 須四十人耳如雲登焉異哉是時日向暝矣應時
 大雨竟夕四郊霑足自是連日大雨嗚呼又異哉
 夫上帝高拱上清其靈氣當不在是乃維天聰明
 何不燭矣矧又百神在邪應時澍雨理或有之甞
 而旱旱而禱不得雨禱而得雨而又微蓋至是而
 後大雨如響也入禱玄帝廟既出矣復入何為乎

嗚呼可畏哉朝出禱夕還內舍窮日夜不坐形容
顛領無人色家人謂隆遂駭相視而泣婦心憐隆
亦同隆夜蒲伏稽首達曙期在必得雨乃已心又
私計禱祠如此而神卒不應將遂謂宵冥不可詰
嗟乎詎謂其如響也神理孔章可畏哉隆於此滋
惴惴思矣世之貪殘恣睢負心者豈誠謂天道神
明遠哉隆謂此事可用以自警亦可以警世也故
記之

禱雨記後

凌幻神奇
清高精爽
却似喜雨
寧記

始隆暴日以求雨也官師士民及家人咸曉之曰
夫雨暘天也天積氣也隆隆高爾矣弗可梯也次
寡尔矣北垞茫蕩尔矣呼弗聞也叩弗應也諛之
弗喜也觸之弗怒也若頑焉當其潦也弗格之使
倒流也當其旱也弗挽河漢而瀉之也大化獨運
適焉爾矣遭其適也故潦於堯而旱於湯夫潦於
堯而旱於湯堯弗知天也天亦弗知堯也湯弗知
天也天亦弗知湯也何物而堯何物而湯何物而
天適焉爾矣子暴而求必雨天且不雨而三日而

精成之極
四字一篇
太奇

五日而百日子即立稿潁水之上竟不雨也弗遭
 其適矣子如天何天如子何則無乃不惠乎何為
 自苦隆應之曰非也子不聞精誠之極乎夫精誠
 之極者不惠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之極神明
 通焉無不可為矣故可以耳視而可以目聽也可
 以手行而足指也神可存而器可廢也粗而入精
 形殼脫也闇而生光玄照朗也故大烹可換而六
 幕可遊也大鵬馭虹焦螟嵩山須彌芥子毫光六
 合秋毫泰山泰山秋毫小大一矣不知彭之為殤

而直入

不知殤之為彭不知龍伯之為焦僥不知焦僥之
 為龍伯修短齊矣天卑邪地高邪日月闇邪深谷
 朗邪流而五嶽耶九河峙邪齊州近邪眉睫遠邪
 蠓虬者飛耶翼而蜿蜓邪軒孔雖聖吾不知其聖
 夸父雖愚吾不知其愚黃屋左纛雖貴吾不知其
 貴被裘帶索雖賤吾不知其賤萬物之觀齊矣是
 皆不惠之道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則神一神
 一則物化物化則累釋神明通焉故風可反也日
 可回也月可捫也電可掉也霜可夏也陽可冬也

玄解問答
與人論橫生
如萬本登
翠于整流
清令規方
應接不暇

水可蹈也石可遊也龍可下也馬可角也理也豈
惟也哉夫六合廣矣何所有何所為何所不有
何所不為有而有為而為無有而有無為而為
無有為而無為無不有也無不為也有而有為而
為理也人之所信也無有而有無為而為亦理也
人之所不信也人之所不信而怪名焉亦惑矣今
夫員而方蒼蒼茫茫者何物皜而煌煌朗照八方
者何物嶮嶮而鬱蒼森而茫洋浩浩湯湯者何物
簇叢硤閃爍而有光者何物鬢而清揚顛而目

出經入子
開治物
士也在人
世可多得
哉

眡瀆而吻張手攫而足蹻有聲即即者何物令此
偶一見之斯不亦大恠乎六藉所載諸子所傳山
海玄經之所列齊諧夷堅之所志都是物矣昔壯
山愚公不自量欲移太行王屋二山聚族而運之
河曲智叟啞然而哈之愚公不止也且世世子孫
平焉操蛇之神聞之惧其不止也告之以帝帝感
其誠夸鯨氏二子負二山遂移之也又有遭僊人
山中者求其不矩之術僊人畀一木令穿石焉石
穿乃僊其人受教無日疲寒暑饒寒垂四十年石

文有照應

穿而僊去矣夫山非可移也石非可穿也精誠之極也隆誠不惠無以謝諸公行休矣屠子語未畢而兩

重建勅封昭靈張龍王祠碑記

張龍王諱路斯唐進士宣城令也宣城令則曷為龍也斯所謂玄同者也夫陵鳥瘳蟪物有必化而况玄聖神明之德乎真人託寄於物而獨化於無方且躡靈虛而消搖乎抱炁而守神夫炁抱則累釋累釋則亡不之矣神守則器廢器廢則亡不化

熟典故析
神理文字
夏幻体裁
不凡寫行
韓柳並驅
歐漁

矣故崧高為申甫安知申甫之不復為崧高也傳說為列星安知列星之不復為傳說也人知柱下史著五千言出關而西也不知夏商而前通玄鬱華庶成錄圖務成尹壽真行之為柱下者幾度世乎烏可詰哉則又烏知宣城令之非龍龍之非城令也抑龍之物神故其為用大矣聖真託焉玄德宅焉靈變出焉體潛泥涂而功配亭毒虞之則萬物立稿而沫之則四海含潤所操者玄而及物者鉅故易號龍德厥位六焉六者何德玄同也張

龍王者在相傳賴上人蓋焦氏臺故宅也乃記所
 稱絳綃九子之事則大奇矣而近於誣六合之內
 碩何不有也誣也乎哉隆以旱禱於王故祠不崇
 朝而雨再登王祠則又大雨也靈氣於昭乎烈哉
 於是邑人為王改築宮祠焉而屠子為之記

開化紀遊上

開化縣者居太末萬山中倍好鬼信巫而多黠巫
 者降神能手持利刃屠其腹巨斧斫胷跣足行火
 輒上口銜涕油喫人着體處立焦而吻無所傷客

此術隨處
有之妖亦
甚矣

言往有巫降神一鄉人來觀心私念此偽為而不
 信即狂叫登山手拔大竹揉作繞指柔自縛遂為
 巫其靈異如此玄同子曰此非神理即有之妖也
 斯人或不足道假令賢者遭之何能為崇人以玄
 同子為不情玄同子與諸生讀書山中中秋夜為
 翫月之會坐至夜分玄同子先起登樓歎坐微吟
 有物從山外擲泥沙入樓檻玄同子私念此萬山
 中浚夜山魃木魅庸得無之吾不為動彼其如我
 何端坐吟嘯自若頃臾几上泥沙且滿此物踴躍

理足勝和
信然信云

而入徑伏於地有頃又自地躍起玄同子不顧此物乃發聲咲則鄉里一惡少也又居山中慈恩寺夏夜玄同子與諸君納涼佛堂中至丙夜玄同子先登樓倚水檻乘月而觀清溪忽有一臣人志面雲冠而無髮毛衣長絳衣自樓梯躍上徑投入玄同子臥榻倚榻而嘯玄同子自度此鬼物悍惡乃爾某不肯使此物敢顯肆神姦良可自哂丈夫六尺之謂何何為為妖物所動又何問焉默默相對良久知不可如何此物乃跳而起自褫其衣冠則

一醉僧也蓋同遊恠玄同子好為大語故偽託鬼物以恐怖之自後乃止又與一友人同宿一大家樓中主人同話至夜半別去方滅燭就寢即有足聲登樓詰之至半梯而息少頃此友人驚呼玄同子遽問之云適有一巨手冷如水鐵槌吾面言訖驚怖異常玄同子即起一手加其額一手按其脅而湯為戲語云爾為何物敢無狀乃爾爾能加於吾友人胡不亦見惠一掌爾或靈異能言吾且與爾縱談通夕能詩乎且乞高倡不然非英物也亦

由孝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笑僖父何畏若此友人至五鼓乃寤竟不知其故
茲樓高敞甲于城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理或有
之然不可知矣

開化紀遊

下

玄同子少數竒遊甚困年二十歲就食開化渡錢
唐惡風大作濤如連山舟幾覆同舟之人無人色
玄同子嘻咲自如幸獲濟同舟者曰何不情若是
玄同子曰驚愕何為脫有不測驚寧能免乎拉富
陽波泊舟江口時同泊者數百艘夜半隣舟驚呼

此而無

有劫盜舟人惶駭無主偽為呼兵器狀玄同子曰
駭子何為吾舟寔無兵器而云云汝曹豈謂壯士
可虛聲恐喝也汝曹第坐無亂彼登吾艦則有傾
衣囊餉之爾已而盜卒不過吾舟去抵常山時曠
賊大鼓夜半舟泊城下忽金鼓之聲震天玄同子
不寐密推蓬窺焉見火炬匝地甚近呼聲大起蹴
舟人起驚失措矣玄同子念即大盜至而阻河歇
身登岬入山谷中行數里天昏黑不辨行路立而
自念吾避盜入山谷中即脫賊鋒而填虎豕非計

山足曰麓
皆約曰負
盟

矣乃尋故路而出則常山巨姓送喪車者蓋此中
風俗如此越明日易小舟抵一山下曠野止茅屋
三四家玄同子携一奴行舟師二人邀奴取醉茅
古中更餘不來玄同子倚孤舟念兩舟人邀一奴
去良久脫謀奴而襲主人翁何以禦之於是盡棄
案裝登山麓伺之有頃奴與兩舟師扶醉至此到
開化艱苦百狀矣而主人者鉅豪不好禮玄同子
至則負盟而謝客隣父老勸主人觀此子楚楚雅
士業已盟而致之背之不祥乃留之留之而門弟

子者黠甚主人夜語玄同子曰家有一子頗賢明
好學以故遠延先生不事未至而之子即世此一
二頑童不可以教習故不敢以累賢者言訖室中
有聲如雷則童子真其父兄之言而手探巨石擲
於門中夜則率童婢數十人登陴逃行遇夜行者
椎擊之而主人亦橫一鄉所以遇玄同子者禮甚
倨先是在賓席者率自附於詼諧為主人弄臣為
悅取容玄同子獨方嚴正色無所阿主人家無大
小咸疾玄同子一日童子邀玄同子邀於後園玄

屏卿遺旁
若純太特
方正不作
婦阿缺蓋

天植其性哉

同子不往童子曰先生何不近人情也往歲先生與我曹邀於後園為家弟高其戶不得出云先生試懸諸海榴樹然後出先生先生怒不可家弟咲曰不懸不得出也先生不得已升海榴樹一懸而罷而先生今者固滯乃爾夏月求浴於溪上玄同子又不許童子曰去年先生與吾輩同浴為扼項而沉於水者再先生何不許也其狂狡類如此士友有過訪者一切呵止之門外有密謂玄同子者曰君主人不有與居彼歲所推殺田奴婢子井徑

天道好還
絲粟不爽
直其終哉

之中垣墻之下白骨如麻睚眦加人人無敢仰視者而君日以方嚴處之不能堪也玄同子以為然乃去之後三年而復遊其地則伯子季子暴疾亡仲為怨家磔殺兩孫亡其一其一在又坐重獄鉅萬貫伶俜且盡嗟天道遠乎哉先是玄同子心不義主人所為又疾諸子之黠傲也每舉天道好還為戒則揚揚稱曰天命在吾難將由我其又何能為玄同子曰不出十年此地其灌莽乎至是人以為玄同子有先見云後三年而遊於西安西安從

曰卷集
卷之二
七五

世情浮薄
至此甚矣
此記可以
垂戒

遊諸子多屠沽家兒不習為禮讓久之餽粥常不
至玄同子安焉屢空跌坐而讀書怡然歲滿還多
負玄同子橐金玄同子不顧而去北登舟有持一
錢增直者玄同子曰吾非賣菜傭安所事增直投
金瀨水故時人為之語曰屠君忼慷投金於瀨

壯征記

萬曆丙子屠子舉於鄉且借計上都家貧不能具
橐裝至臘月始成行行至晉陵河凍矣除夕抵廣
陵大風雪問逆旅主人無一相容者徒步大雪中

開七話自
成妙境

舟中呼舟
師為長師

稍委頓薄暮投一城外民家業延入聚旅而謀語
窻宰不休屠子疑焉復冒雪出走一儒衣冠者迎
謂之曰君殆非常人暮夜何為者屠子告以故儒
生曰此中俗嫌留客獻歲不顧而去時漏下一鼓
矣託宿一山西馬戶明日登舟破冰行疲抵卻伯
湖水堅不可破阻湖中長年告屠子曰第視五更
作東南風即亡恙若西風層冰四面如山來葭以
濟矣屠子為通夕不寐至五鼓疾風大作急問之
長年報曰西風層冰果如山來屠子私念三十四

年東海布衣以一第故畢命巨湖天也端坐待之
大水砰湃相激比及即左右衝去無觸舟者故得
不敗天明會一大官乘巨艦數百人破冰而來得
尾其舟復還廣陵於是舍舟與蒼頭奴各覓一騎
行是時積雪載塗山林阮谷間深數丈騎時時蹶
至大麓長阪間一望浩晶如銀海雖意態慘澹時
復快人夜四鼓飯罷輒上馬行屠子騎頗駿宵行
常獨先奴不能從單騎走大野中天色昏黑炊寒
空闊馳數十里無人烟而或遙聞騎雜沓來弓刀

之聲甚厉比馬首相接了不交一語各東西馳去
矣或厉聲問咄何人單騎宵行屠子則馬上拱手
徐曰書生尔尔竟舍之馳去若嚴霜被髮殘星在
衣緩鞚微吟抱影自照寫其孤寂之惺往往使人
倭絕矣元夕抵徐州復雪暫解鞍覽彭城故都登
項王戲馬臺作詩吊之其人嘯咤風生氣蓋一世
其事雖无成亦雄豪壯士矣哉復想昭烈領徐州
牧鼎足之基寔開拓於此裴徊久之盾明冒雪北
行風色益勁日馳一百六十里大都莽蕩之野一

日宵行山谷中迷失道去僕夫輩且十數里山路
宵絕無一人影馬跡莫知所之而晨光未動山鬼
夜嘯野獸悲鳴屠子心頗恐乃下馬息道旁幸以
一劍自隨倚劍危坐忽星光之下見一巨物决起
過前屠子杖劍朗吟少陵詩不為動坐俟天明良
久僕夫乃至同行尋亦自悔馬入交州界上多士
女鞦韆蹴鞠戲屠子行稍倦則下馬貰濁酒數行
取枯蘆燎火而覘蹴鞠過關里遙拜孔子墓至鄒
縣謁孟子廟古屋甚宏敞廟前松栢大可數十圍

諸劬

枝葉剝落咸千年物也剡石詩詞不下數百通讀
之多措大語不甚尔雅敬瞻聖賢之風低回太息
而去過東阿考齊相管子遺烈尋陳思王墓踟躕
亦久之及抵燕京二月四日矣蓋發自廣陵馬上
日夜行二千餘里既備辛勞亦多險絕余故記之
以俟後世子孫考焉

爨賴陽記

屠子居賴既奉部檄移青浦按期殊促夜奉檄詰
朝遂行賴父老子弟倉皇走送有騎者有不及騎

民惡上不
惡州知此
非善政在
以感之而
能然

而徒步者踉蹌于道屠子固止之拉八十里又固
止之臨河而別慘動天地諸生各騎一蹇馱復走
大雪中三百里屠子辭馬痛哭不去屠子為泣
數行下乃相與疲久一茅屋中叙語佐以濁醪質
明復痛哭別去時迫於檄期勢不能挈室以行乃
獨身日夜馳而告老母及室人後發邑中止安車
二既行而念老母年高室人新免身皆不可无安
車乃使人以車还而自乘一馬時曠野雪深數尺
疾風如矢躰中挾纊若亡有黃沙昏晦只尺不辨

人馬明日雪益甚馬足陷冰雪中凍且裂鉅野數
十里前无村落珉居不可以止乃下馬徒步六復
陷冰雪众各扶擁蹒跚行薄莫抵一孤村落上茅
茨數椽為大雪覆壓幾圯矣屠子與徒御投馬衣
服沾濡且尽求燎不得遣人四出拾枯蘆而燃之
温不可燃煙氣侵兩睫淚下村翁媪見來者众也
驚而逐客屠子以温言抚之再三乃止弗逐後負
擔者不至屠子憇其凍死澤中酒徙行者以束炬
还迎之疲浹而後至是夕宿茅屋中上漏下温牀

衣蔽曰藍

頭積雪盈尺襟被如冰旦起上馬行數里見山谷
中群藍縷號哭而來屠子停轡問之皆答曰吾儕
小人皆大梁民為官人拘於河工一歲冬月暫放
還單衣敝盡而橐中亡一錢奈此寒天何去其家
尚千里旦晚委於溝壑故哀傷而哭尔屠子泫然
怜之捐金錢而後行其人咸哭拜馬首去而風雪
益厉屠子馬上太息曰屠生每出行必有風雪夫
屠生胡足言願独念此曹藍縷甚矣而又行遇此
者其何能生还貴介公子操弓矢挾彈丸臂膺犀

犬騎出郊原射虎逐狡兔南山則風日熙温也此
豈有說哉老母後數間関險熾復倍之嗟乎行
役之难如此彼崑樓野宿之夫非苟薄富貴盖亦
有見焉尚羊卒歲則取適而已

二陸先生祠記

夫賤華貴實愷士之操肇悅雕蟲太上之所不由
故世之鉅人鴻德猷薄浮藻謂亡所用之然而椎
魯之夫亦往往逃焉乃臧孫氏所稱三不朽不廢
立言矣洪荒而後神聖大賢其所豎立者朗揭六

遠構
詞
愛
之
可

合為萬世規苟不託之文士之竹素烏能傳之无
穹與天壤共敝乎即尼父恂恂萬行而手定六籍
告來世五千言非文章邪夫老氏豈不冲然玄素
也不佞仰觀於日月之華五星之彩雲霞璀璨山
川焜耀然後悟此道之貴也設者謂張司空華而
不實少文者率藉口焉夫誠使德超太上功軼三
五焉用文為若猶未也奈何參口而詆天下巨頭
之業司空妙識博綜多聞寧獨辨海鳧龍鮓之屬
稱神智雄藻哉其大者精忠奮於國家欵誠信於

幽冥通儒碩望彬々質有其文故可貴也二陸先
生蚤歲以天才贍逸見賞司空所操管湧於犇泉
爛於天星吾固得不論史稱平原伏膺儒術非礼
不動即啟厖本實之士奚過焉士龍清識要自偉
然矣或謂其周旋昏乱之朝卒與禍會為缺知幾
之神夫黃鵠遊於汙池祥鸞鍛於棘林盖公屬有
天禽非由人事當其時若嵇叔夜龍性矯峯薄富
貴若條籠而卒公不免豈文章之過也觀平原臨
收白恰從容神色自若此其氣量宏遠其於苑生

集二陸先
主在四一
句

了矣夫孝至於了死生豈易及哉其生也馳大奮
於九州而其死也精魂感於二儀乃鴻白之文而
先生霍焉競爽至使君苗燒硯蔡公流血吳會秀
異之氣實熾於兩公譬之天鷄始鳴曜靈啟塗其
有功於來茲大矣兩先生華亭人而青浦者故華
亭西鄙今兩先生墓寔在青浦則今固青浦人也
不佞來令茲邑既已祀兩先生孝宮復為之建祠
專祀焉而并考其生平之操履使知不佞之所願
執鞭從事者不厭以其文是役也不佞寔指捧首

事終之者部民陳謨蔡倫而祠基則俞孝廉顯
所捐土田皆好義有志者得並書

管仲鮑叔廟碑記

賴上祠管仲鮑叔也舊志管子賴上人蓋本之
史記今邑有管仲墩相傳為管仲故里而不言鮑
叔賴上人近考之張處度注列子謂管仲鮑叔並
賴上人也處度在晉去春秋七雄時不甚遠舊志
必有抑矣又考齊人物志无鮑叔則鮑叔為賴上
人信乎由管仲至於今數千年邑无祠邑人之不

好事也如此哉。穎故無山川陂池林麓亭榭昔人名跡可資遊覽。又苦古今人物寡。甚也。鴻荒而後秀異之氣無地无之。而穎獨若尔。寡也。覽物好古之士至此蕭條悲焉。董董有管鮑二子成名。列國標勝於茲。固前史之豔羨而豪傑曠士之所奔也。而且罔為之建祠血食。豈維典禮有闕。即烏覩雅致哉。土風誠朴。民習蠢鄙。士鮮德讓。則典禮闕也。又俗不與於雅道也。不佞承乏茲邑。德多涼焉。日斤斤不遑。抵官之明年始得修孝宮制祭器。

池

稍葺南杜壇。壇示士民以禮。既築東門河堤。剗未碑。剗綠波亭。邑稍增勝。於是捐俸裒金。不給則以士民所樂助為兩公祠。吁嗟乎。夫學士無輕讓管子也。蓋當是時冠帶之國。碁布焉。莫不以其驍雄桀驁之氣爭長。不下管子夾輔齊侯。約束列國。列國雷動而赴之。計其所展布。鴻曾豎烈哉。在入往往以器小訾焉。夫令管子當仲尼則器小令與後在人物挈長較短。何如耶。後世穢線之士動輒張口依之乎。孔孟謂管晏卑卑無奇。此平居抵掌可

機緣短才也

爾令身為之何論匡合即羣百夫麾蓋之下亂矣
 吁嗟乎管子者奈何可輕議也抑不佞於鮑牀又
 感焉夫綿綿之葛在於中野良工得之則絺綌不
 得則穉死士不得相知則沒世而文采不見管子
 信才賢微鮑牀則齊國一壘囚爾故仲之所為鴻
 鬯豔烈者皆牀有矣是以君子貴叔也世稱相知
 皦日要盟青松指心不斯湏而掉臂去之則市道
 也叔之家犬寧食其餘乎是不佞之所重感也則
 祠鮑牀抑又可以風矣

先叙仲之
 勳後叙鮑
 叔自是得
 體文字存
 家後雅讀
 之令人天
 有坦

十八下尾

由拳集卷之十九

東海屠隆長卿 著

傳

吾謹傳

吾謹字惟可姑蔑人中書舍人吾廷介子吾廷介
 者篤行君子也謹天性機穎絕人倜儻為任俠好
 奢負竒傲世謂天下才無如已者少讀老子蒙周
 叅同契黃庭經素問諸書慨然不離世羅舉志辭
 家去登少華山學脩煉日據山絕頂數髮訶嘯蓋

詞縹若蜀
 錦齊統色
 蒼若商巖
 周鼎而快
 氣自在眉
 捷間

曰者集 卷之十一
宵然喪其六合焉已而僂竟不就久之益散棄歸
歸則依井閉酒人劍客俠少年後事擊劍弄丸蹴
踰六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中每大醉騎出都
門走馬平原外識者咸目之曰此非吾舍人兒耶
柰何從市井輕薄少年遊吾氏自是墜矣且吾舍
人故長者何為令無子或以告謹謹曰吾舍人兒
有謹人言吾舍人無子何也謹誠不肖之家大人
即如人言謹則何若乃遂稱吾舍人有兒也或曰
人言六都謂丈夫子能以文章取上第位尊顯以

允厥宗則能為子矣謹笑曰此襟袖小儒輩事耳
誠若是於謹何有於是遂謝諸少年折節下帷讀
書為博士業三月就試有司盛飾冠服往執卷搦
管文頃刻立就上有司趨過其前風動衣裾文采
五色爛然有司諾怒曰何物小生敢尔乎左若蒼
之謹曰請閱謹文乃後行管可乎有司閱文奇甚
則又試五馬賦又立就奇氣翻上橫出有司大驚
詫曰吾乃幾失一才子雖然若抱奇若是何為為
市井兒狀且若有父乎謹曰謹大人為吾舍人有

司曰吾舍人兒安得爾爾若有如是才而不自愛是挾狐白裘反衣之耳謹曰謹受教已曾學使者來遂得就試於鄉以詩魁鄉貢第四人自始讀書至鄉貢才三月耳所稱說經義絕不覽宋儒傳註及試出人覆按其作語多與程朱旨合謹曰宋老先生亦嘗道此耶奈何令謹為老先生役比歸謂不曰疇昔之日人皆謂謹不肖不能取一第至謂謹不能子今且如何以謹視一第直拾地上芥耳而老博士諸生日濫廩既若倉鼠然竟白首絕鄉

校何也邑人方豪負才好奢置衣千金謹聞之嘆曰以方生才且爾若謹者當何如哉於是貸城中富家亦置衣千金既偕計京師業已睥睨天下士自負舉首時父故人為相謹往候之會故人以事出五往不得見謹怒歸後故人過謹亦五至不見故人乃大怒謂人曰此吾故人子負才狂誕昔者嘗五過我我以事不得見乃我往過之亦故報我者五此何禮也故人心銜謹且私度令若狂生第上第當益狂以故才雖高竟不得魁禮闈比廷試

又抑置第三甲謹既不得舉首則心大憤恚不平
故人將薦之館職就試庶吉士詩乃曰突兀三山
近蒼茫五嶽低致身霄漢上一掃淨虹霓見者益
惡其輕薄竟又不與館職則益又憤恚不平遂不
肯仕上書天子乞歸書五奏天子乃賜歸出都門
經黃河大隆渡揚子登姑蘇臺吊吳王夫差望虎
丘浮錢唐眺海門放意山川愜慨為詩哥往往跌
宕恣肆播夫寨廊見者大驚失色遂居西湖昭慶
寺藩果諸大夫皆爭交謹咸見敬禮以子弟授

吐氣
骨勁風清

覬遺腴厚遠近好事者多從謹遊戶外履常滿時
李何諸公以文章雄海內餘姚王先生以功業道
學顯皆推轂謹才而謹獨強項諸公間與李何談
文章與王先生談性理之學率負氣矯矯雄辨時
山人孫一元居南屏山寺中數過從謹相與浮西
湖登飛來諸峰詩唱和不休山人才高詩悲壯謹
與居如韓白兩將軍對壘不相下嘗與山人對坐
縱譚千古謹語如奔濤赴海山人稍稍屈焉謹頗
以聲色自娛久之貌癯色黃山人嘗規之曰語有

癯面
向也

之隨侯之珠不以彈鳥雀以珠之可貴而鳥雀之
不足以彈也子不見豫章之材乎托根深山培之
以土膏濡之以雨露宜其與華嵩同久矣而卒天
其天年者傷於斧斤也甘井之水源通長流澄泓
湛碧混混其出不窮雖與滄溟比壽亦可而卒堙
沙石者盡於汲綆也夫形用則勞神用則竭人生
百年重須臾耳身非金石何能久存以百年易盡
之身而馳騫於擾擾之地何懼不殆哉廣成子有
云無勞尔形無挫尔精乃可以長生故熊經鳥伸

謂美婦人
為尤物也
晉叔向欲
娶申公巫
臣氏其母
曰汝何以
為哉夫有
尤物足以
移人

龜息龍藏
在物猶尔
矧孕扶輿
之秀稟陰
陽之和
鼎足二儀
神靈萬物
者哉至人
者方將屏
去外膠
遊於恬淡
塵囂不溷
其府醲華
不滑其和
故能後
天地而彫
三光養於
獨也若夫
妖麗靡漫
脩眉長
袖珠玉文
錦嬌訶善
舞割剥醲
鮮沉湎淫
泆耗形
枯精傷生
滅性此庸
眾之所馳
非高明之
所尚也
老子曰五
聲令人耳
聾五色令
人目瞽故
尤物移
人禍水滅
火斯其為
戒不亦大
乎是下躬
特異之
姿抗矯翰
之氣騁步
千載雄視
藝壇而乃
垂情慾

火之娛忌其煎灼之戒是以隨侯之珠彈鳥雀也
 觸涓而動曾不慮後吾恐刀斧伏於牀第之下而
 大血起於帷帳也竊為足下危之夫靈物至寶造
 化而斬故麒麟斃於田父寶劍沉於重泉譬之寄
 物於八經歲或忘寄寶於人恥不越宿故楚大夫
 賈長沙王文考王子安蔡伯喈曹子建謝靈運李
 北海陳伯玉之流皆不登遐年其死也咸享修名
 於萬世而其生也曾不得延性命於須臾天之生
 才寔難而又多短折天促如列缺之光一瞬而滅

斯言可修
 卷中藥物

豈不痛哉推斯以談足下之才鬼神所忌葆真自
 愛猶懼不克延而又速之無乃不可乎謹輟然曰
 足下言養生是也若所稱脩短之數沉痛興嗟何
 不達也大鈞播物回薄推盪若起若滅萬形同救
 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大山或為礪石黃河或為
 衣帶滄海或為桑田城郭或為原野摠而齊之大
 椿冥靈蟪蛄朝菌綿促不同為救一矣而人生百
 年之間如馳千里馬下峻坂何其速也達人齊彭
 殤一死生洞觀冥極天地一指而悲傷怛化涕泗

泛濫不亦過乎山人曰非也達人不能於萬物不
惕於死生觀化無垠脩身待盡斯之謂遠覽之士
而無累之人也若委運主者而救形求盡竭精自
死謂能任死生不怛化以是為達不亦遠乎謹性
既好奢手千金一擲而盡不給則盡出妻子衣服
簪珥佐之家遂日益以貪而謹奢不已又好詆訶
流輩每見人作或無當輒大矣曰小兒學語一日
與方豪同坐或乞詩兩人豪詩先成謹後成成而
示豪豪遂袖其藁不敢出謹索之急豪竟袖不出

云謹既有聲文章家益大肆力研摩竟坐是死處
時年未四十謹為文雄邁自成一家言詩清曠間
出奇詭如李長吉嗟嗟以彼其才今天假年當不
止此惜哉謹以僻在下邑又早死而當時諸公知
謹者又皆不在世以是多不傳謹才幾於湮沒謹
既死其子不類平生所為詩文藁多散亡今雖重
存什一猶棄在敕笥中余遊姑蔑讀其文若詩姑
蔑人為余言謹甚詳於是乃為之傳 論曰漢人
有言所弛之材泛駕之馬以在上所御之謹負其

才氣好上人一不得志於舉首遂憤悶不平决去
 高逝甘於淪落田間嗟謹為豪舉過矣然謹才豈
 可少哉故人始屈抑謹良是其後乃竟聽其淪落
 不收古稱休休大臣難矣哉嗟乎天既天謹又氓
 沒其文令不傳余深心惜之乃力又不足以振謹
 傳其文第為之論著如此

開化令傳

開化令者楚人忘其名今上即位之二年與計
 吏偕至京師下第選於天官得開化令單車之開

此傳當手
 司馬公駮

此傳當手

化去縣尚三十里縣中大夫士若父老子弟咸持
 牛酒郊勞故事凡守令至郡邑郡邑人贈賄都無
 所受乃令一切受之遽命從者橐而馳還楚中大
 夫士若父老子弟相視竊謂曰夫人情有初者鮮
 終吏物改共晚節猶或病其貪今令甫弭節於郊
 輒所為若余矣他日庸詎可量乎是天下之大墨
 也既下車視事則不視事乃日召吏民博訪城中
 及鄉之編戶賞產某也貧某也富而籍記焉三日
 謁孔子廟名博士諸生講說經義即耳聽諸生講

說乃心皇皇焉若坐不安席者促諸生講罷輒馳去

察於諸吏中陰賊驚狡可共事者結為心腹日諷縣中諸富家大姓饋遺趾錯於庭不厭則下令曰方今公家用缺貸於民間量其貲之豐約而出貸有差所不即輸者吾且重法處之民輸者半不輸者半或以事犯則謂之曰吾知爾富諗矣爾以貲橫里中而以任俠持官府乃今以事來是遺之死耳余謂吾力不足以殺余耶卒重罪之以故民皆大懼無弗輸者間有終弗輸而

為令而貪
酷如此其
不敗者幾
希

卒無事可媒孽者則以飛語陰中之監司於是民益大懼訟者無問曲直皆罰金有罪者量其輕重而行罰焉有一囚罰數金貧不能償召謂之曰若有田產乎曰無之有室廬乎曰無之有妻子乎曰無之則開三木暴赤日中數日無以償又守卒之道上數日又無以償躰無完軀一賈客見而心憐之為代償焉民皆咨嗟相竊嘆以訟為戒曰寧卒受負無訟於官矣初蒞官人訟者數百人已數十人已不過數人而已令謂吏民曰始吾之蒞官也

訟者甚夥矣乃今察察焉數人何故吏民莫以對
一吏進曰政謂明府賢明民皆化之不好訟耳民
既忍不訟無所事事則日遣卒伺察民間有交易
爭鬪及諸違禮法者輒逮捕之而又稅諸商賈廛
貨析秋毫不遺一日出行見道旁沙汰者命械繫
之曰尔以沙汰為事所得日幾何對曰小人為業
微甚終日佯僂伏道旁肥梳剔挾臨流而汰之或
得毫釐或竟日無所獲則枵腹止耳令曰尔給我
哉爾以沙汰為事獲何可量而又日行市廛貿易

囂雜中掩其不備則攫金以走爾真大盜矣罰數
金其贖債無恥類如此民既積怨莫可誰何相率
而陰謗令令聞之怒乃令百姓告訐者賞又遣卒
無論晝夜密訪有告者奉重治其人民於是益大
懼父子兄弟相聚保室中無敢偶語戶外者貪酷
聲稍稍徹於部使者以其新令也而姑置之然民
不任毒矣野史氏曰鄭子產曰僑聞君子長國家
者非無賄之患而令名之難何沒沒也余考載籍
及觀宇內世之貪酷吏多矣未有若開化令者也

漢司馬
口吻

余客遊開化觀記其行事不敢言歸而傳之以告
司牧者慎念之哉慎念之哉

少司馬屠公傳

少司馬公姓屠氏諱大山字國望其先大梁人宋
中葉避金難始南遷句吳至諱季者再遷明州之
江北家焉是為始祖其弟某遷秀州於是吳越間
有兩屠氏居明州者至太傅襄惠公瀟而始大居
秀州者至太保康僖公勲而始大祖渭生偁偁生
公大父及父兩世俱以公貴贈如其官公生而造

叙事詳核
穩實不浮

晉羊枯
僅立可
以整肅朝
廷

伯祖襄惠公以泰山磨崖碑遺其大父故名之曰
大山字曰國望以泰山磨崖碑故也公為童子時
風神秀異有俊才襄惠公嘗摩其頂詫客曰是兒
俊爽不凡他日當為國寶及長為人長髯偉幹頎
然玉立居常好魁磊之節儻焉自意而又陰重不
泄器局凝峻世莫能窺焉年二十三舉於鄉是為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明年癸未中進士高等出知
合州政先寬和持大體子惠元元豈弟有加焉而
禁奸詰慝即未嘗以三尺假人與縉紳學士處坦

夷不設城府人人延坐盡歡咨誅治理又日引父
 老子弟問諸所疾苦務盡下情以故太守下令不
 不洞見閻閻隱痛者一時彌稱神明州民積苦瞿
 唐下流水歲陔城有蕩析憂公至悉力經營隄其
 東州民賴之有李道士者挾妖術為州郡患所至
 騷然公以計擒之身掠數百不中公曰吾以智取
 之是吾與彼妖角智也彼故得以幻術禦我我且
 以忠信厭之詰朝再掠之妖書出左腋下道士窘
 出水漿不得竟絕杖下合州平陞南京刑部員外

句語飄逸

公在南京善治法律家言大司寇雅重公有疑
 似必以煩公公用精明致物情出入明允而尤好
 平反冤抑暇日與諸曹郎賦詩談枕其言皇王經
 濟大業率鑿鑿中竅蓋隱然公輔之望矣陞江西
 吉安府知府治吉安寬大嚴明一如治合州而清
 操益厲門庭肅然有王尚書在朝諸公子稍橫里
 中公悉取其蒼頭奴助虐者法之諸公子其後折
 節改行為雅士尚書深德公嘗謂人曰使我諸子
 得比於人數不蔑吾宗者屠使君教也世以是兩

賢之居吉安五年陞山東按察副使併兵徐州徐州為東北孔道四方人物雜糅民悍而信囂公至一以寬大鎮物而以沉毅彈壓姦豪淮徐按堵時貴溪相公在朝有蒼頭奴乘樓船下徐橫索驛過公執而箠遣之貴溪銜焉竟無他十八年流賊大熾標掠郡縣所至殘破公親督兵與戰平之都水使者戴公鰲光祿卿陳公侃客死於徐公為之殯歛收卹其孥使使護喪歸人以是大義公河決呂梁民且旦夕魚公為置洪賑濟百往流殍來復馮

馮夷水神也

夷得_也不為災至今徐人德屠公不佻云陞山東布政司叅政尋陞福建左布政使時甌寧人太宰古冲李公默為國子祭酒買田將樂為將樂人逋租過半太宰囑將樂令為治之而令故不為治太宰怒囑公切責令令故以彊直不阿雅為公知公曰令寔賢奈何以祭酒故裁賢令頊反益游揚之後太宰亦重公能守正不阿數薦公世又高公義聚而服太宰賢有器量矣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酉陽苗民吳黑苗龍許保反公會四川貴

州西省討平之西陽蠻界思州自王新建蕩平之
後徃徃鼠伏狼貪出沒為姦至是竊蒞擁衆破城
部殺官軍所至焚劫為墟遠近戒嚴公以三省兵
出奇設伏左右翼擊殲之楚中遂平議者謂是役
也功不在王新建下陞工部右侍郎尋復以原職
巡撫湖廣 皇帝命脩太岳太和宮成 璽書慰
勞劇賊李邦珍馬三兒反公討平之李邦珍者曲
阜人駢脅多旅力號李千斤居大司馬幕府為記
室父殺人論死繫獄中邦珍聞之竟歸格殺縣丞

劫獄而去遂擁衆萬人橫行州郡殺一尚書兩侍
郎至宿州敗侍郎駱顥兵至德安公命應山知縣
葉震亨逆擊之擒其副將張金選賊衆遂敗遯去
馬三兒者邦珍妻能軍善妖術剪紙為兵每臨陣
則士馬從空中下矢散衣裾間如雨衆懼公伏劍
叱之人馬亂墜遂敗走公命繪像移檄天下捕之
鎮遠衛指揮丁表生得邦珍三兒檻送軍門三兒
向守者乞水從水中遁去復為湖北分巡曾才漢
兵脩高節擒公命斬之部使者胡公宗憲以大捷

聞公迤巡謙讓竟不以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總制湖廣川貴三省軍務是時
苗民龍阿仔梗命全楚騷動公遣叅將孫賢討之
授以方略令設左右伏而自以精兵深入道獲苗
黨譚細奴賢撫之曰龍阿仔為梗西南邊鄙不寧
其奉督府命以重兵壓境且旦夕破足下能得阿
仔致麾下功伐不小此大丈夫封侯之日也細奴
受命乃以中秋夕置酒大會擒阿仔座上我軍乘
之直擣其巢遂平苗人辰州土官冉在蕃者年十

六梟勇絕倫欲奪父冉元位計督府公不可干乃
以黃金百斤他珠玉珍寶稱是白金絨綺之屬萬
計使使馳至公家是時公子峻尚幼夫人章語峻
曰女父清德中外其誰不聞今苗人以賂來而受
之是蔑女父之德也峻却之使者慙而還後公聞
其事命縛在蕃至轅門數其罪責之在蕃大懼終
公在事不敢奸父位時袁州父子累求賂於公不
得銜之會太宰李公默冉起吏部浚首推公兵部
袁州子世蕃大恚曰李一再入吏部必先屠某者

私也亦甚輕我彼能舉之我能抑之遂以南京兵部左侍郎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如故是時倭奴大舉入寇樓船相望自吳淞江直抵姑胥城下焚燹一空士團八團將士戰死骸骨如山積血流成川總制兵部尚書張公經以壯兵出戰壯兵不習水戰大敗張尚書嫁禍於公有 詔放歸田里而故銜者求釋憾不已遂被逮繫詔獄時公從弟御史大夫簡肅公僑以直節聞恭城伯陶仲文雅重御史大夫

移袖於人
曰嫁禍

而又心寬公以漏下四鼓上疏力救 世宗手批釋公罪放歸田里公歸而幅巾常帶儵然為布衣耕東海田置酒大會親故酒酣怍慨言曰三吳之役某席不暇暖行與禍會然惡得無罪 主上不沒臣平生犬馬微勞罪大而罰薄得歸復上先人丘墓令列在編戶歌咏太平視日餘陰皆 主上賜也故願與諸君浮白賦詩以終殘年足矣公起徒步至大吏經營天下三十餘年所至聲績砰隱而卒困於銜者以三吳之後敗歸然自耳目之所

日考集 卷之十九 十一
賭記鴻伐茂明在在有之萬曆丙子余偕計吏北上道經徐州夜宿徐州逆旅一老父布袍皓首問余知為公族聳然起敬曰老夫就木遊魂不意今日得見吾屠使君宗人來使君亡恙乎使君撫治吾徐德博而功鉅風采比於天神其豈弟溫然父母也兒曹不能知老夫猶及見使君於今不忘余過徐距公治徐時越四十年而父老猶眷眷若余及余移吳會謁上官閩人徙害問屠方伯安否某童子頗能憶屠公七閩賢使君亡先公者頌而脩

文有類

髯見人溫夷坦中至行公羨廩廩不苟也人蓋至今稱屠夫子又在京師時從楚賢士大夫遊往往能言公楚中事蓋兀然五岳重鎮云而以茂年棄在草澤淒淒終身惜哉公家居又二十餘年清約如寒士與大司馬張公時徹少司馬范公欽諸公往來飲酒賦詩時或豪唼大呼慨然起歸則杜門焚香燕坐泊如也終公世未嘗以一言干有司有司率皆殊禮焉晚年尤習黃老家言朗然寂照即詩文亦屏去不挂白臆矣余于公為父行而齒最

少自童子受公知知公最深然公仕宦德業多沉
晦不自言余或以為請笑不答以故世莫能詳其
可述者重重若此矣

王處士小傳

曩余漁釣海曲姑蘓王生釋登嘗東笏東走哭故
袁相國墓下義甚高蓋不減徐孺子風而又雅富
才情藻思飈發余時居大海絕島中不聞王生王
生亦無從物色余者比余出山為濠梁之行疲維
舟闔閭城下舟人報王先生來余方病偃臥艙中

除穉字孺
子郭林宗
有母愛釋
往而吊之
盟生芻一
束於閭前
而去

聞王先生來矍然病良已則起抵掌與語風雅之
道間及王霸大畧經營當世之具其於時事多所
不平所得意懸河倒峽庶幾安石王猛之流崔蔡
而下卑之無論矣而自是乃定交比余又從濠濮
抵吳會則王生出其所為尊人王翁若狀若銘若
記若傳示余曰不腆先君布衣之行且藉子以不
朽余長跪受而卒業焉廼歎曰余無以得王生廼
今而後得王生余謂瓌品奇物不可以旦暮卒遇
蓋其先必代有聞人彼王氏之先云何何彼卓犖

者暴而鵲起若斯之奇也則何居以今觀於王翁
之行烏乎而不有子若王生也王翁者豈徒儻葛
深智稱布衣俠始為豪舉卒歸柔澹則幾於聞道
矣王翁者守愚處士也始以計然術起 武皇帝
時吳會涪洞為青王翁散錢倡農氓築隄捍水身
操畚耜前歲以有秋而翁亦用是起家矣吳中俗
好奢王翁治家徂安簡業閭閻有化之者會東方
兵興師橫視鉅盜編民避兵甚於避盜而王翁獨
忼慨起曰夫犒王師不豚犒賊哉盛供帳待之謹

吊苑問疾猶家人然諸部曲而下蘓感泣謂王
翁長者相戒無犯長者去買宅晉陵主人以病奴
田難王翁翁曰第居此而病而無以家為吾室可
老也於是奴感長者高羨而薄其主人卒去苑隣
舍斯可謂躬行仁羨而有智計能權者耶翁即號
稱賈人子而口不言利稍積則散之曰季倫君夫
有錢癖彼胡異剖腹而藏者以身所自剗產與其
季中分之事其母夫人朱終始孝敬無間迨其晚
年盡付家事仲子而鵬冠鳩杖日與故人賓客逍

遙於席立洞遮之間鄉人爭相慕悅比於漢王彥
方管幼安云蓋王翁為人先後易轍最後近真人
懿行其曠士之指歸則爾耶而有子若王生者又
以文采表於世以光昭處士之令德則幾完美管
吳季札之葬也孔子第表曰延陵季子之墓其德
至於今不廢也嗟乎王生而傳而翁而何用余嘈
嘈者為

程列女傳

列女姓程氏名菊英開化人幼淋慧知書容貌端

聘定以物
稱委禽即
黃也

而髮長委地光采可鑑雅脩相內之德里人張氏
子委禽焉青陽富人兒徐生者心慕程氏色求昏
其父拒之曰吾女業已許張氏徐生即富羨不可
易也徐氏百計圖之不能得則賂鄉大夫有權力
者言於督府督府檄下郡縣散卒圍程氏時程氏
父死矣父死之日歎曰吾女不幸為勢家所逼脅
而吾又無祿即世脫不諱吾兒以死持之不然者
吾不瞑九原至是卒繫程氏母若兄而劫程氏將
昏於官母且行且泣而回顧曰兒幸亡忘而父垂

死之言程氏曰夫人勿憂兒兒不難一死以報大人白璧可碎不受瑕矣五百懸車於門促程氏就道暴甚程氏盥櫛罷更衣盡縫其袒衣而外束以帶甚固懷短刀焉呼其嫂曰妾不幸不能卒事嫂命也詩不云乎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妾不忍偷一朝之生而貽萬世羞家有老親幸善事之嫂涕泣不能仰視遂行程氏兄赴縣官縣官鞠之曰爾業許昏徐氏父死而背之者何其兄曰許張氏非徐也縣官曰有徐生亦安得張氏徐生富而為人雅

有文彼且以督府命求昏其誰敢不聽昏則女生而家完不則女死而家滅余弟疇之曰大運苟終死爾毀行以從人滅大節而偷生仁者不為也為人上者將綱紀是脩而棄之何以令也以督府之威加於一黨女子乎縣官怒命行刑慘毒侮至不為變程氏行至半途謂侍者曰去入城幾何侍者對曰十里程氏乃就輿中以帶自縊而死少選天地晝晦風沙障人如傷列女寃者五百大驚啓視輿中死矣趣白縣官官大悔曰吾以勢家故而殺

一列女乎命禮歸而葬之屠子曰人死則穢蘭苑
則芳若程氏人和蘭邪列女不幸死強暴而文生
太末西鄙無鉅儒名賢為之表著幾於汶沒嗟乎
蘭彼豈為人而芳哉

沈嘉則先生傳

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之櫟社人以文行高東海稱
櫟社長後進咸尊事之曰嘉則先生先生為人高
胡洞達父文積賈俠用賈敗而先生起窮巷從里
受諸生業廼厭喜為声詩弱冠上書郡守華

沈公幾萬言洸洋自恣沈公讀而詫之曰奇士補
博士弟子居恒好廊落大節風流自命慕謝安王
猛之為人慨然思以功業自見時亡有能用之者
閑放之氣一發之於詩歌束髮濡毫染紙百韵俱
落倏忽淋漓其上矣鋒穎旁射觀者辟易酒酣長
嘯起聲碎鉤如出金石闊達自喜人或疑其少年
挑撻竟莫窺其際也世廟時東方兵興督府尚書
胡公碎置幕下先生雖諸生乎碩時時與公拉掌
談黄石不獨供筆札之役垂空文自見也胡公為

人諧達微有酒失好士而善嫺罵所喜輒賜千金
 所怒箕踞張目其人立死劍下矣士多從史而先
 生獨匡以大義正色亡所阿公亦雅憚先生不名
 遙望見為起立其見敬禮如此胡公行部太末及
 七閩先生皆從行一日公燕將士爛柯山上酒酣
 樂作命先生作鏡歌鼓吹十章先生援筆立就至
 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公矍然起
 捋先生頰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直視陳孔璋輩
 猶小兒至今刻石山上之閩中偕賓佐躡大王峰

晉王質伐木至信安石室山看數童子圍棋未終視斧柯已爛信安今衢州是也

把醜呼武夷君意態縱逸旁睨一母須臾公至便
 命恹雜坐蓋不減庾公胡休之興云而客有言某
 歌姬妖麗者時胡公業已被酒呼健兒為我取以
 來少選麾下報姬且至先生正色起立曰造携榼
 且盡明公可以行矣胡公為醜醜登車去其輔胡
 公以正皆此類也及胡公以功見讒死請室中賓
 客星散先生蒿目而走哭墓下持所為誄徧告賢
 士大夫曰東方自島夷內訌百姓子哭父妻哭夫
 無寧歲胡公親犯霜露冒矢石而芟除禍本安固

疆圉功曷茂焉而以讒死臣不佞心傷司馬寃願
為司馬瀝血白狀以故司馬死而其事卒白則先
生力也自是先生遂淪落湖海間往來吳越泛錢
唐登海門慨慨想慕鴟夷子揚靈處稅駕吳會浮
五湖陟洞遶諸山至華亭拜二陸先生墓下留金
昌尋要離專諸之遺跡往往託之咏歌寫其胸中
跌宕遂杖馬筮遊金陵捫鍾阜望國家王氣而日
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豪傑才俊咸逡巡避席謂
天上歲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也曾將軍者嘗

葛有文善先生下獄當死先生以計出之姑蘓王
元美吳興徐子與武昌吳明卿新安汪伯玉輩咸
高才玩世而先生以市衣遊其間雅為諸君子推
轂客海上竄久與朱邦憲為莫逆交邦憲亦奇傑
士即與先生昵好而嚴事先生雖酒中怒罵不問
三吳名士亡不延頸願交先生先生不惟辭賦超
逸且善談名理玄遠有致標格翩翩如世外人亦
多世外語望見者咸心醉而去遊道日以廣而先
生終不以此稍自潤以才受知吾鄉三司馬三司

馬者張大司馬惟靜范少司馬堯鄉吾家司馬國
 望也三司馬呼先生老友歲時伏臘非先生不驩
 而先生顧益嶽嶽諸公間既老度世終莫能用益
 以山林自娛嘗語同志曰臣不幸以空文見令得
 當人主起迹羊豕庶幾哉李鄴侯一動天文而卒
 老籜冠命也每酒三四行微醺朗吟李白詩但用
 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靖胡沙蓋疇昔奇抱鬱不
 得展非孟浪已也晚好衣緋衣與二三曹偶踞坐
 長林之下或白日行遊市中市中譁謂緋衣公也

嘉則先生
 嘗云昌李
 則馬行遇
 性吾當比
 而然則先
 生其今之
 李白耶

至觀者如堵先生自若也而鄉里儉父猶然咲之
 云先生好奇服誰世惡睹所謂龍性哉久之論益
 定後來之秀翕然共推先生以為主盟先生亦雅
 好獎後進士歸如雲焉屠子與先生故同里閑不
 相往來時時從他處竊讀先生詩若文輒自失也
 曰今天下有沈郎者天生屠隆何為蓋幾下衛夫
 人之淚矣而先生一日偶於張司馬公所見屠子
 所為詩若文歎曰耳屠生十年餘迺今得之當亦
 一快士敢從公乞一見司馬公曰若欲見屠生乎

吾為若致之一見如平生酒罷期至即中談咏達
 曙矣自是每會必達曙屠子蓋以北面之禮見世
 以此謂沈先生殊有道長者而屠子善折節兩賢
 之先生為詩魚漢魏六朝唐人所長而尤善自出
 奇揮霍雄渾不以氣傷格不以格掩材居然大家
 文益疏宥有奇氣迺其魁瑋大節洵不魏其為文
 世人徒知先生以其詩且不盡也則先生直詞人
 豪舉已哉四明故甬句東當句踐霸越時多倣儻
 奇士至文章大業非不代有人若閔中肆外擊

筆底縱橫
 無不如意

老陣雄飛
 神采煥發

登仕者之場則先生實闢洪荒焉今先生為安石
 王猛胡有文若是即有之非其至矣先生詩若文
 才情並至神骨競爽玄境實際靡所不談而忽歸
 於胡嘗證於正覺故貴此道也近世作者或乏長
 材則詭而跳諸偏枯以為險絕而務掩其短每誤
 一齋杜門而首蒙僕被構以累月穎至為禿也而
 出號於人曰吾鉤玄尚奇夫苟情至即莊語而可
 安事奇語則艱僻類出奇者而按覆其旨猶夫人
 尔胡不遵大路趨而崎嶇走間道為問與先生論

此至為撫掌必若先生所謂遵大略而趨者也後世而不廢殺青之業則有先生在也

由拳集卷之二十

東海屠隆長卿 著

祭文

祭陳主事文 代作

余聞之莊生莫大於秋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此何以故夫昧者之言泰山之與秋毫奚翅大也彭祖之與殤子奚翅壽也斯不可同日語矣若達者眎之即六合一坯也萬期一瞬也而其間泰山以坯土稱大彭祖以數百稱壽不

用意措詞
種上入數

亦陋哉泰山大矣而與秋毫同限彭祖壽矣而與
殤子同盡又惡取大小壽天於其間哉余觀蓬蒿
之士繩樞甕牖藜羹糗餌至窮悴也而死尊官大
人位列王族身都將相華軒朱第錦衣玉食赫奕
一時貴倨於世無雙也而亦死迨其丘壠累累松
楸陰翳白日色慘蕭條以風即蓬蒿之士與王族
將相俱銷沉淪埋化為異物至黯不可辨余念此
未嘗不心惻惻動矣而營世攫物之情且令瞿然
頽化焉嗟乎陳先生尚奚言哉方先生待詔公車

通藉金閨分 天子咫尺之符出宰大邑賢聲四
馳何盛也既進列鳩署為 天子司刑於內漸登
華要榮寵矣方將奏功名當世拱手取卿相之位
以上報 明天子而下以光其九族而多口且奪
先生去矣千里之駿一蹶不起先生歎且奈何歸
而樂志東海之上即令先生高春秋為國黃髮為
士大夫羽儀豈不休哉而造物者又且奪先生太
矣嗟乎先生鬼神且忌之矧人哉余懼先生不瞑
日九原也雖然余為先生稱莊生先生倘有味乎

余言即先生位列王侯身都將相而春秋登百年以死即先生一命不沾老東海布衣以死總之死耳而先生今日成進士為王官其所自豎者是以暴於天下即位不極而年壽不得長奚計焉且先生之所不死者固不在成進士為王官而壽不壽又何以云也彼顏回愿憲不死乎先生達者目矣不瞑九原也某等嘗與先生有同官之誼追感疇昔為先生潛焉出涕以悲願先生死也無涯而吾生也有涯以有涯哀無涯斯惑之大者也先生有

口笑曰
胡盧

知不胡盧地下邪於是相與遣一介行李采大江之蘋遙薦先生東海上先生之靈寔臨之

祭范夫人文二首 代作

生人厚薄百爾不齊搃之盡耳厚薄與厚而薄薄而厚不厚不薄百爾不齊亦搃之盡耳豈有生不食其福而死不登乎大年則詹詹炎炎惟命之尤其或富貴壽考榮名厚取諸造物如是而死可以無憾而垂之吊之者乃猶逆探其侈心而絕情忿哀憐之不已為造物者不亦難乎亦舛矣夫人

弄丸
手段

出自有名族來相司馬公五十年司馬公為國大臣
歸老田間多子孫又多賢也是司馬公之富貴壽
考亦夫人之壽考也司馬公鎮撫夷夏名滿宇內
是司馬公之榮名亦夫人之榮名也夫人之取諸
造物厚矣所可憾者壽不滿百然安固有滿百死
者而富貴榮名又或遠出夫人下其不以彼易此
明矣夫人可無憾九原而見女子之情所悄悄哀
憐於夫人者終不能已也何故哉冬月諸子舉襄
事聊采蘋藻敬薦夫人夫人有知其以余言為然

葬曰襄事

與不與

名媛毓德中閨之良湘靈寶瑟南國明璫雜佩蘭
蓀陸離生光來相夫君周妙齊姜化洽王睢配美
河魴薦蘋宗祐奉時蒸嘗鷄鳴待旦刺綉流黃琴
瑟在御和樂且康相從夫君經營四方煌煌夫君
兼資文武晉貳夏官秉鉞於楚大江以西萬姓安
堵慶流皇輿名在軍府天子于襄維公之庸有
羨夫人實相我公實相我公鼎鐘是勤功成掉臂
歸老雙白芝草琳琅塔庭奕奕含飴美孫以永朝

晉王羲之
牽諸子抱
男孫一味

之其割而
分之以揆
目前

夕胡奪以去歛返冥極先我黃髮哀此後昆月入
總維露下高旻明星猶爛吊客在門嗟靈不滅輝
暎千春駕螭導旌行空凌雲訪西王母登彼崑崙
再遊南嶽見魏夫人於乎黃河東注白日西傾何
形弗斲何草弗零萬物擾與誰者長生今也夫人
化亦何驚言采澗香言薦爾靈向夫人而嗽辭寫
我心之怍怍

祭沈太夫人文 代作

嗟乎人者形也何形弗斲矣生者寄也何寄弗歸

大說論大
筆力非雕
及重小技可

矣物有大年有小年然未有不盡者也其大年也
不取其為小年及其盡也亦小年也其小年也不
知其有大年及其盡也亦大年也故古今且莫也
且莫亦古今也萬期須臾也須臾亦萬期也鴻荒
以前吾不得而知之鴻荒以後吾亦不得而知之
大塊之中百千萬紀之銷沉窳莫其間者何可勝
道市朝也而陵谷矣宮室也而立墟矣王公大人
輿臺胥隸編戶齊民也而異物矣曾不能一瞬也
嗟嗟形之不足恃也人獨柰何乎而以自託也竊

聞之世固有不盡而盡盡而不盡者人之所自託者庶幾是乎萬形擾擾吾今一形於中而氓焉無聞吾且為螻蟻吾且為薜菌是不盡而盡者也操靈修之術而立於不朽之林令形亡而神在身沒而名存且與日月同驚而天壤共救焉者是盡而不盡者也夫陰陽回薄六運遞遷我思古人無一存者矣而存者歎聖賢之名是聖賢未嘗盡也人之所自託焉者庶幾是乎吾郡沈太夫人之苑也人皆謂太夫人未可以死夫未可以死是苑之也

苑在考

然人知太夫人之苑而不知太夫人之不死也太夫人者今封君沈慕閒先生之夫人而有吾太史之母也太夫人之嬪沈先生賢婦也而其母太史賢母也方諸子幼而沈先生家不造則日勤拮据之力以潔蘋藻備酒漿上事宗廟而下相夫子內收却其家人而外以奉其賓客身所當相以內事無不得當所與人無不得其歡心者斯不亦為賢婦乎少讀書知大義窮日恒以女工佐諸子讀書時時口授書義而又多作訓辭訓諸子率多名言

即操觚之士不過也斯不亦為賢母乎為婦賢為
母又賢有令名矣是不朽之烈也今太史曠代之
才也文妙天下而行高於古人天下知太史賢莫
不知太史之有賢母將名載彤管且與古敬姜之
流馳聲於萬代故人知太夫人之純而不知太夫
人之不純也某等忝太史同年之誼為昆弟則事
太夫人有母道焉今太夫人一旦捐館舍則無涯
之感獨諸子也與哉乃為太夫人稱不朽而不及
沉痛悲傷之語蓋為太夫人言之非某等之所以

和照應

事太夫人者也於是同聲而盡一哭不自知其涕
之無從也太夫人有知亮無取於是矣

祭比部朱先生文

吁嗟乎傷哉先生之無祿即世也事有不可詰者
在在往往舉而歸之天謂茫昧宵冥回薄推蕩偶
與之遭誠不得其說耳竊謂人事無論矣即天道
何為者先生文收四海之聲而位不登台司才抱
皇王之畧而官不過郎署心營六合之觀而壽不
滿五十其連蹇而不得志也孰扼之其榮名一瞬

而輒告逝也孰促之方其激昂青雲也孰亨其運
曾未幾而畢命黃墟也孰為之災謂景星鳳皇世
不恒見見且不得而父先生固所謂不得而父者
也則世亦有父者矣謂寄寶於人取不越宿先生
者固造物所亟取也則世亦有不亟取者矣是又
惡可知耶余覩先生儻蕩寥廓睥睨大塊之間行
垢氣萬物而之乎玄冥即垢氣萬物而之乎玄冥
曷不身處人羣神遊八極以市朝為隱以官為寄
以天地為蘆廬以光陰為過客若東方生避世金

莊子曰仁
義先王之
迹乎令一
宿而去稱
客館曰遊
所

馬焉不可而頤溘焉長終也朝露晞於白日散蘭
敗於秋風霜蹄蹶於中路婚嫁未畢何遽為五嶽
之遊功業未竟何輒謝人間之事吁嗟乎傷哉天
胡畀之才胡斲之年胡發之遲而奪之速是又惡
可知邪某等不佞辱次公太史先生壺收卹之門
下則事先生固通家丈人也今若爾庸得不潛然
出涕以非吁嗟乎傷哉先生會稽人卒於京師會
稽去京師數千里而遙經黃河大陸固達人所嘗
行遊也某等願先生魂氣無北而東東且返乘梓

崇尚長字
子平為男
女婚嫁畢
遊五岳
名山不知
所終

依立墓即不幸蚤世其所千百禩不漸滅者固有
在焉某等又願先生無戚於此然先生非有戚者
也薄陳絮酒敬吊先生願瞻英爽若恻怛至矣

祭方夫人文 代作

嗟嗟夫人毓德純明共孝莊肅聞闕典刑出自華
胃來相太宰董正百官以均四海於鑠太宰維國
之楨靈承於帝泰階是平式克內助亦曰夫人寔
昌寔繁光哉後昆三台中折國喪黃髮夫人繼之
溘尔神滅遠近交哭亦孔之傷白日西馳倏忽四

句語冠裳
大方家筆
也

霜嗚呼何流弗東何晝弗夜立壠相望賢愚共謝
第觀古人今誰在者乃夫人則亦奚憾矣人或終
身荆布而夫人命極一品冠誥榮封人或糟糠不
厭而夫人肉食五鼎椽侈萬鍾世有春華易零朱
顏委棄而夫人則松柏女貞凌寒弗瘁世有中道
移天黃鵠興悲而夫人則齊壽偕老白首同歸身
食其福者或艱其後而夫人和丸教子含飴弄孫
蘭茁芝秀玉立溫溫粉黛芳澤或乏脩名而夫人
之德配美周姜名在彤管千載流芳嗚呼乃夫人

柳仲鄂幼
嗜李其母
韓氏常和
熊膳九使
夜吐齏以
助勤苦

則亦奚憾矣惟以典刑淪喪孰訓諸婦寶瑟沉湘
明珠絕浦言念弱息淚下不收翩翩素車返於蒿
丘墓未宿草原有新楸維靈神明弗掩土塚南渡
崑崙東遊蓬萊樹漿桂酒靈兮歸來

祭同年伍進士文

嗟天乎何扼我伍君也君脩身砥行四十年而得
一第夫脩身砥行四十年而得一第君亦良苦方
且營營乎取四海為萬世規政自今日始尔而輒
奪之也謂君何君第第矣扼者何也扼矣第何也

文詞悲壯
先輩風骨

左傳不及
黃泉无相
見也

譬之干將之新斲於硎而輒摧之鋒也如大翼之
甫矯舉於霄漢而輒鉞之羽也如列缺之光一瞬
而滅也朝乎青雲莫矣黃泉謂君何天乎有意於
斯人其無意於斯人其有意於斯人也即令頡頏
垂資建非常而崇閎議奚不可其無意於斯人也
即勿嘗以一第而令得終彼首丘斯亦已矣奈何
從大江以西走數千里而北取一第曾未幾而溘
扼都下為遊竟余安得呼巫陽而招之又令其家
之人悲歡錯行慶吊相仍以一第之故而重骨肉

之戚則何說也昔人忼慨沉痛興嗟於幽冥至訾
 天地以不仁方造化為小兒坐此矣夫人之無良
 即天之降罰宜慘今觀於伍君故長者啟龐沉默
 又聞其居家多大節則居然好修之夫也奈何令
 好修之夫至此哉君有同袍三百人死可贖也人
 百其身人百其身即吾三百人疇無是心豈惟吾
 三百人即天下可知也余等咸壯士故嘗恥為兒
 女子涕洟今也至此夫安得不為君泣數行下雖
 然余為君誦達者之言君死且奚悲夫萬期亦須

文奇變幻
 說破機關
 五君有知
 胡盧地下
 矣

史也何必四十年乎即百年亦盡也光陰逆旅也
 何必都下為客乎即乘梓亦客也浮生大夢也何
 必死死乎即生亦寄也天地亦幻泡也何有一第
 乎即王侯將相皆無有也君第觀彼都人士後君
 數十年而死者雖遲速稍異都盡亦其能後天地
 而彫三光者何有其彪炳宇內稱不朽者又幾何
 人若然則君奚以悲余等又安得為君悲也

祭史夫人文

嗚呼夫人共孝温温西池佐鎮南嶽維尊下遊人

在配軋體坤二儀間氣今教立極雖朱絃既斷
且適大人揚休天贊明德煌煌夫子玉璫黃流列
星佐帝崧高翼周名簡當宁風馳九州奉命 帝
鄉視憲南土 帝曰試哉問民疾苦直指觀風衣
繡持斧夫人治內朝夕欽欽若和五味若諧八音
胡竟仙逝迅彼列缺霞光孤映凌空奔月玉璫收
聲鳳簫吹折宛轉興歌悲乎婁冽嗟嗟不有泚媛
疇相愆人清霜夏零凍雨洗塵歸來歸來返彼天
真返彼天真哀此士民載陳旨酒載薦香蘋涼風

肅肅素車磷磷

祭魯母表太宜人文代作

鳴呼宜人靜一端莊齊美王睢化洽姬姜相彼君
子明德斯煌鳳皇于飛和鳴鏘鏘乃生而貧哉哉
時英雙珠照乘白璧連城神飈並舉驅轂揚旌彼
鳳者雛頤而白哲橫驚四海萬里瞬息造物忌完
事有不測 抗青雲一摧其翼嗟嗟宜人哀情孔
多沉痛過傷遂抱沉疴次君色養朝夕惟勤衣不
解帶願代以身帝命延紀遂及食新於穆次君為

西風斷猿

日者集 卷之二 十三
瓊為致位佐秩宗聲華懸斗朝咨取理一麾出守
余叨同事喜得老成抚治大郡倚以長城諸所剗
割綜核維精民歌召父吏畏神明方資石畫冠冕
三吳胡天降割婺女夜徂問巷乏視哀慟傾都秋
風何烈慈死蘭枯吳人不天資守告去奔喪而西
大江橫霧竹馬無色父老縞素余失貞良疇與咨
諏何嗟宜人悵馬高丘憾詞縮酒寫我煩憂

祭家司馬

嗚呼人亦有言歲在龍蛇貧人災九流混濁二華

連摧天崩地 喪我大雅惡風走石雷霆震瓦礫
烏光妃妖虹如赭有星累累隕於野三歲之中而
哭兩司馬繫兩司馬咸我心知心知已矣弦絕於
斯身非金石當此大悲一哭眼為血再哭鬢為絲
仰天不吝浮雲四馳已卯二月余病休沐鴻鯉自
東告公奄速言亂失哀既定廼哭家人憐我病而
蒿目載哭載思思我疇曩疇曩謂公一見拊掌黑
龍感夢巖雷示賞名駒踏空橫驚颯爽矯矯神巫
視于天壤察形以機黜彼皮相昔也失陪荆棘風

青松之色
四季不改
孟郊詩近
世交首裝
青松落頰
色

雞肋言无
味也

波余行坎廩余志婆娑欽崎厯落為人謂訶先生
曰嘻其如命何青松不改白日可磨世寧有此大
義哉哉肝膽相照他人則那區區管鮑千載么麼
余歸自燕歲在丁丑公也掀髯入門握手吾家癡
尅今解事否一官鷄肋文章救帚努力 王事庶
其不朽冬月寒風蒼黃沙漠淮中疾永歎故情斯乖
重詞累械不宣我懷我懷夫君參差日莫天長水
遠大江橫霧離別幾何而哲人颺去嗟哉乎公鋒
領嶙峋長髯偉姿僂官上真當其得意為英為雄

晉殷浩被
黜終日書
空作咄上
怪事四字
而已

揚厲中原鞭駟曲隆一跌不收軀挺朝龍角巾私
第遂駕冥鴻陋彼小夫坐而書空自公之東截用
以拙懸解外膠高明曠達神動天遊茫茫輟輟浩
歌鼓袵斯理超越或擘江雲或酌海月舍光攝生
以正晚節大運告盡八十迺徂吁嗟乎泰山豈不
乎滄海豈不枯萬物皆終時移數遷我有何術而
為公延在公也瓊瑰神情濂落形珪珪組心眷平
壑功名竹素雲天磅薄生豈九州苑歸五嶽苑也
何恨生亦不惡余忝國士大息靡酬地媿下泉鬱

紆煩憂沉吟自傷華屋山丘言悲東山忍過西州
中心不捋涕泗交流何以哭公海涖山楸何以吊
公生傷白茅躬莫致之一官羈勒望而搖菟欲去
無翼原野蒼蒼高城夜笛吁嗟乎白日自奔江河
自汙狂走傾都哀此人群近淚濕土佐空斷雲嗟
我哭聲公平當聞

祭柴方伯季東文

嗚呼先生阨此大數磊塊之姿忠篤之慮勿憊以
塵勿靡以窳天錫貞良宜享神祐喆人弗福為善

公季季東
有情憤之
義故披之
蕭緒不竟
真情吐露
如此

者思先生弱冠登朝德茂年青踐更中外龍矯鶴
停何作弗典何吐弗經智諫豁弩節皦日星洎晉
方嶽保釐江壖正身率屬明燭潛奸大白不辱物
莫免焉羔羊之風萬衆是宣生為貴臣布褐蕭然
逮其脫節益勵清德立功報主罔遺餘力精誠
乃心頭顱蚤白末路多艱才與命疇直弦曲鈎昔
人所悲往來關陝徭歷嶮巖復構家難怛矣酸辛
兄終母死木號九旻人喪大痛橫集一身天禍方
烈人言未已轉盼之間大運已矣嗟乎先生脩行

蕭然滴涕
洒衣襟

良至受罰實苛從古善人亦所求多人則固然謂
 天道何伊余小子獲幸于公長安把臂遂出五衷
 余折而西公折而東傷此離析焮如飄風長逝永
 紀我心則惘械辭寫哀哭斷雲空

祭小大司馬

吁嗟先生學闕无始德配上玄出崇竑議處垂要
 言九流冥合五色相宣玉書鴻烈叔似泰山峙天
 者全用物則弘英靈間氣大嶽攸降殼華濃郁六
 合從風朗照于春生為名臣死為明神死也何意

道情悲切无
 悲切无
 任情懷皆
 聲毫緒問
 即使司馬
 開此于九
 泉必首肯
 者久之

即此數言
 衷曲道不

吾哭我私以云我懷眷焉念昔悲從中來嗟余小
 子束髮授易挈祭堂皇望氣觀色駒也千里相許
 以臆存亡滅沒一相而得命之不猶我戰載北魯
 不我沮棄甲復來猶曰我武年幾何逢勞吟良苦
 驚是用奮不墜人下我之不墜曰先生故天地寡
 寡知己寔難仲耶叔耶淚涕下泉一時氣義千古
 永歎精遊金石白日為寒當予失路黯矣心摧先
 生所是他人所非盤跚踈躓為他人嗤為他人嗤
 先生是羞褻身談藝庶幾無郵努力天路從茲以

无恨愁苦
寫筆端

往以事先生聊答疇曩歲月云何而公淪喪洪波
遭遷浮雲惝恍疇昔之夜脩途耿絕夢拜先生天
為隕雪不謂神靈告我以別歸自萬里倉皇哭公
塵沙在衣有慘其容華屋山丘先民是恫昔我侍
燕多士咸在衆言權竒厥化若鬼先生晚出片言
壓壘手提風雷鞭駘四海士以翕翥烝烝文采今
也索莫喪我老成桑枯海乾風日凄清山鬼夜泣
波臣不靈大雅茲絕黃鐘無聲喬木不陰傷哉女
羅岱宗新摧梁父杰何嗟我髦士涕泗江河揮日
何益哀傷孔多於乎世有高直專精靡他聖賢度
班厯景登霞古而無苑葵鳩在耶侯王厮隸同為
沉沙生無不足苑又何嗟沉痛興哀高明所薄仰
視茫茫魂兮寥廓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東海屠隆長卿著）

由拳集卷之二十一

東海屠隆長卿 著

祭神文

祭河神文二首

隆受命於朝來撫茲邑邑東門實臨大河水
歲蓄故隄所不侵城者不一武而近思旦莫魚龍
挾九子而上竊其威命以馮陵我下土我下土之
人念曰惴惴乎罔敢寧居不佞臨河而觀之則念
惟大有恫于予心乃涉潁之二旬是為春王正月

唐進士張
緒斯為宣
城令挾九
子而上天
今為宣王

使河神有
知必無違
責矣真精
於又者

六日不佞則率邑博士諸生及千夫長百夫長及
邑之父老子弟荷耒耨而來是與東門之役頽邑
小而民貧歲苦不登而賦歛日急艰是役矣大慰
不克奏厥功則敬用不腆邀寵灵於明神維神歲
與祀典血食茲土維不鄙余小子幸矣怜元元相
余不逮毋以使者美其威權以傷余土工土工之
成則匪曰人力寔維神休民以脫於蕩析之灾不
佞與二三君子庶幾無郵而神亦永永歆歲祀弗
替明德頽不遠哉其或不

黔首之命朝夕大布

無道不
仁自歸使
勿歸元元
之若誠心
于愛民者

其威力而行其恣睢即民其魚乎神且不血食神
即弗念予小子其幸幸哀怜元元余小子或無道
不仁以私利敗其官常余則有罰其幸毋駕禍我
元元之民誠幸不鄙余小子而重哀怜下民則洪
河一夕化為大隄惟神力尔耒耨何為不然歲食
溪澗之毛以普昭民力載在祀典脩事有虔而漠
不問下民之疾苦將焉用之神之无靈余則弗敬
尔維神其圖之

頻年来洪水為妖故隄不守天吳之屬得以行其

稟躬自畏
無敢怠違
善於撫民
者

威靈薄我城垣震驚有衆馬壁不用空桑安婦民
大思不克保厥室家隆受 命下車父老郊迎語
我以故長思請命焉隆是用朝夕廩上 不皇寧居
躬率万姓負輦鍤而前以天之道鬼神之神敬下
尺一境內雲集万夫雷動不假鞭箠使其民奏功
旬日黔首不怨豈惟不怨道路載驩則亦惟明神
鑒我款上陰陽下民神休大哉隆敬率諸執事荐
介蘋藻用申報祀以章明伐今 陛下仁聖閔念
萬方隆命日有兢上務澡行修事無黷貨無淫刑

計安元元至切也神之聽之其幸無以大水傷我
土功莫我民居予或有黷貨有淫刑予是用罰其
無以我民民之莫安神則血食民之流離神則不
血食灵爽肅肅聞予此言

一告城隍文

自是以疎庸謬司民社自抵任未雖頗知祇慎惟
守官箴 事未閒查情多闇奉職无状率動乖
方民瘼罔聞恩澤不究以致下積罪戾上于天和
官之不德明神是譴降割下民始以兩雹傷我麥

旱魃為災
不諉諸天
而歸罪于
已之不德
有以召之
自是良吏

苗今復允賜妨我穡事三農失望萬姓嗷上皆隆
 不職之所致也竊不虛作罪將安逃隆雖竄在荒
 鄙尚無以謝万姓是用蚤夜皇思不遑寧居敬率
 邑人頓首謝過為下民請命隆昔嘗有云官之不
 德余則有罰其幸無以我民明神凜焉在上敢忘
 此言神若許隆洗心滌慮與以自新哀憐元元而
 辱收之幸即賜時雨蘇我豆菽乃亦有秋下民万
 幸隆有罪戾余自當之敬竢下風不任悚息

再告城隍文

隆聞天人涉於氣類感應疾於桴鼓匹夫匹婦一
 念精誠往往感天地動鬼神故庶女召風烈士殞
 霜大憤觸虹繁寃積旱洛陽澍霖廣微應禱往牒
 所載信而有徵維感應之理自古有之隆竊滋思
 隆本疎庸天子不以隆不肖令得承乏茲土下
 車以來恒恐得罪士民有負主上朝夕悚惕若
 履春冰奈文墨豎儒初出涉世民情土俗多所未
 諳乖謬顛錯深思不敏至於洗心提身砥厉方切
 營私滅公秋毫不敢庶幾少逭罪尤上不負天

常麗閑肆
居然大方

蔡邕曰百谷各以生為春熟為秋故麥以夏為秋

子下不媿交遊無敗身名無辱九族乃若升沉顯晦彼有主者寧敢與知此實隆之所用朝夕廩也者也乃竟以寡昧得過神明皇天降割及我下民曩大雨雹加之虫蝕為災傷我麥苗蠢尔小臣睹形思咎剪焉震懟捥机心竟不意入夏來復遭恒暘赤地百里將使麥秋既損於災傷禾稼復稿於旱暵萬姓嗷嗷莫必其命民則何罪厥咎維官雖赤日露暴席藁自焚不足以逭用是齋戒自新敬率同官及邑父老子弟頓首請罪徧告羣神奈何

盛暘轉亢天心未回俯仰高廣無所控訴衆視憂皇不知所出乃反復自度捫心思過隆生三十六年於茲矣自為諸生家去貧賤家拓落而亡狀踈宕而不合物情行已多訾瑕瑜莫掩然自知美善惡七萬念皆真雖多冒其事之所非而甚不好行其心之所不忍以故從有知識以來未嘗敢對人出一嫚語妒一恒物殺一生虫內不欺其妻子外不欺其友朋兩儀布列百神森羅隆恩殞越言敢誰欺乎今茲蒞官自恨夙不閑於吏務吏治多缺

皇天

口考身

卷之十一

四

民不蒙休然何敢營私黷貨以干三尺而敗官守
哉而灾旱終沓怨咎相仍私中不孚祈禱罔應此
隆之所以栗栗憂愍又竊耻之者也既而展轉深
維天道窅遠神理茫昧忠信不諒徙古且然碩隆
何人平生非有魯史之行龍比之心一念云何而
遂長置感應即幸而得雨猶為僥倖不幸而不雨
乃其固常既又思之先朝李慶陽有云父母不棄
改過之子天地亦鑒洗心之物隆雖不肖行負神
明然居官猶知自守不私一錢祈禱猶知至誠

御酒肉在固自有貪殘者祈雨禁屠宰齊戒而私食
肉飲酒者而往往得雨何哉夫居官知守祈禱知
誠而不得雨居官貪殘者祈而禁屠宰齊戒而私
食肉飲酒者而願得雨此何以劝焉若天地百神
湯不問下土之情譬之蚊蚋起滅去來無心雨即
雨不雨即不雨是皆係適然尔舉感應之理而卒
歸之窅遠茫昧此又何以劝焉夫以隆之疎庸寧
敢自謂窳過哉疇昔之告於明神者假焉在耳官
之不德余則有罰其無以我民其剪而賜之遐荒

為民造福
凡也出於
至誠无一
毫粉飾語
為今如此
可多得哉
此所以隨
叩隨應歎

皇朝集

卷之十一

其抑而沉之下僚褫其祿位而降之疾肯隆不敢
悔其幸無以我民我賴民之困救極矣下邑非有
燕齊秦楚吳越閩廣山川土田通都大邑沃壤上
腴舟車水陸啻賈魚鹽珠玉純綺之饒草屋泥垣
布衣粝食富者菽麥之外無長物貧者居無宿糧
朝不謀夕而又日困於征輸苦於敲朴其民一連
言租輒賣田產鬻妻子蓋十室而七八焉亦可哀
矣奈何復令遭此荒旱為隆嘗抱哀痛之辭為下
民請命監司監司為不聞也者今為請命明神而

明神又不聞令隆踟躕迷塗倉皇安之猥茲下情
寸私蘊結是以忘其固陋披心陳詞非敢煩虛文
以欺人飾遊詞以瀆神聽也伏乞少寬譴怒哀憐
下民大降時雨蘓我禾稼保我室家干冒明威豈
勝戰汗

三告城隍文

隆之待命於神至矣今日之事隆之所能者竭誠
殫慮洗心澡行不憚勤苦如是而已他何能為下
邑邑小而貧今復加之災傷翦焉告困神所知也

寫憂旱之
詞懇告明
神言言痛

皇朝集

卷之十一

二

切句上精
誠屠生蓋
心於為民
者

隆今之一官以為怪牯養性之具罔敢厚而厚之
任重之憂形神勞瘁計穹力竭又神所知也日敝
詞凱切効其款款之誠而神不應無可奈何日疲
私念從入官以來行事罪狀以頓首謝過而神不
應又無可奈何日暴中庭從朝至暮委頓幾絕
而神又不應此何為哉維神受命於帝為城隍隆
受命於帝為宰牧即地方之責神安得晏然神即
不為隆獨不念及黔首哉今夫廝養牧豎秉一念
精誠禱祀於神神亦當應之宇宙高廣何所不容

神奕英靈何所不答固無棄物也隆雖不肖才
行劣猶以薄稅成進士齒於縉紳天子賜之印
綬俾司民牧今之職任固主上命也豈以天子
命為宰牧倏然臨於士民之上而神以為鄙末不
足與應答曾不得比於廝養牧豎之流當不然矣
且隆雖不肖初入仕版即知廩上祗思行事罪狀
雖或有替不自知然自下車來未嘗敢一置身於
貪殘私一錢乎戕一物乎懷私滅公乎以閔節廢
三尺乎有之則維神所殛矣又蚤夜皇皇問民所

何等痛切

疾苦起雪冤枉拯救苦難折獄之事小大以情從
 孔子節愛之語受釋氏慈悲之教蓋無日無之由
 此言之隆雖不敢自列於循良而於不才有司中
 猶未為太甚也平日自謂亦無大得過士民今茲
 良苦万姓無不心怜余涕泣相向而神以為必不
 足與應答當不然矣坐視哀苦漫不省憂何為哉
 藉使天禍賴上吾民當灾而神不得請於上帝或
 臣罪當誅以為貪殘之戒不得不降灾茲土則
 民之愚誠亦至矣其官是咎其民何罪神亦宜告

我以故用一表見灵爽以示不忘我民而神不失
 職諸所譴罪臣請受而甘心焉奈何收視絕響疾
 呼不聞宵冥寂滅僅同稿木灵安之乎何以神茲
 土為也又何以歲血食也而令隆與士民就稿木
 而乞灵即碎首焚身何益哉激切再陳神其圖之
 隆謹悚息聽命

祭城隍謝雨文

嗚呼維神蒼蒿灵葵何灼也當不穀隆竭誠禱
 神二日不雨則暴赤日中越二日又不雨為文告

書云至誠感神長鄉

知令及心
如足神之
鑒之此所
以有叩即
應歟

日考集 卷之十一 九
於神者三千冒威靈罪過大矣神鑒我無他為下
民請命私憂激乃深中不以為罪而與之荅應如
響方暴中連日落乃已即夕玄雲四合詰朝而雨
二之日又雨三之日乃大雨竟夕土膏滋潤溝塍
水深數尺稿蘓仆起原田油油遠近奔走婦子驩
呼神之惠我下民即起白骨而肉之也抑此神休
有四馬吹万布德舍生懷潤仁愛洽矣谷神響荅
應時澍雨灵貺肅矣不鄙夷小子不罪激切之言
覆茹弘矣神理孔章毫髮不爽令儂詐知惡善良

益勸銷折姦萌佑翼新媾教植廣矣豈惟下民即
不穀隆於此乃益有以信天人感應之理冥冥之
中何幽不燭何細不察何私不聞何物不荅捧彼
大明灼我遐遠媾媾惡疇能逃者不穀隆竊滋
愆矣而省愆砥行寧敢怠時故余於此一事而知
神休之大也敬陳不腆率官吏諸生及邑父老子
弟頓首報謝伏惟明神財啓

祭張龍王文

維神乘雲躡空呼吸陰陽吐納靈潮鼓鑄万品德

莫玄馬功莫鉅焉始自李唐迄我 皇朝昭明一
 日也戊寅之歲 大旱隆齋宿敬禱於神神不以
 隆為菲薄幸惠碩元元之民降以甘雨 乃時四
 郊霑足萬姓欣藉神休大哉隆又敬用不腆借邑
 博士若文亨諸生若干夫長百夫長若父老子弟
 頓首祠下用陳謝悰神姦在乎風肅 來矣始與
 神約重修廟宇隆當躬率邑人伐木輦土而來不
 敢卒負

祭武安王謝雨文

維王耿亮正直忠憤激烈生為人傑死為天神感
 槩万夫磊落千古形亡神在歷代揚靈至於天朝
 尤為顯灼赤縣神州蠻荒絕域貴而王公賤而莽
 卒上及賢豪詰人下及匹夫匹婦罔不望王之靈
 蒲伏祠下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徐泗芒碭之間乃
 王經營故地英靈蓋尤顯焉父老往 談王使人
 髮立夫豈獨以其驍雄神武稱万人敬哉其大者
 辨順逆於助勦明漢賊於血戰識真主於草澤周
 旋多難九死不回義指泰山心同皦日苟息有言

說閑雲長
 當日夾輔
 漢室忠肝

文胆讀之
崇猶有
生采

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維王
有焉千載而下所以折奸雄之氣激壯士之肝此
其大都烈上者歲在戊寅賴上大旱隆則大惧怒
焉疚心敬率有衆虎拜稽顙禱於王祠維王靈爽
肅上德音孔昭哀此下民應時乃雨回我枯槁起
我僵仆是王有大造於賴人也下邑之人敢忘神
貺隆又敬率有衆殺牲陳詞用申昭報王其鑒之

祭城隍謝晴文

嗚呼今而後隆乃知神之惠我民至也上

百神布列幽隱灼於皦日咿嚶響於雷霆萬物絀
微莫逃朗鑒夫旱之與潦皆為民災五穀不登則
下民無生民之無生令將安歸流離疾苦行道心
傷隆承命出宰待罪下邑境內之事休戚共之縮
符食祿土苴黎庶臣獨何心夏五月不雨隆率士
民以旱請神應時而雨之至六月霖雨浹辰隆又
率士民以雨請神又應時而雨止若響答焉此豈
隆騶蚊之誠為足以感格明爽哉則神之惠我民
至也神不忍以旱災我民而雨又不忍以雨災我

有宏法

民而止隆遭時徼幸藉宥靈臣何力之有焉仰
 宣上帝好生之心而下有造萬物此維神休亦神
 之職也而隆敢貪以為已力乎將旱也潦也為隆
 之不德和旱而雨也雨而止也為吾民和是惡可
 知隆有廩也祇懼尔爰率有衆用牲陳辭頓首俯
 伏敬謝鴻休隆敢不與士民益相濯磨以無負明
 命維神其鑒之

祈晴

往某等率士民虔禱於明神業承靈貺應時晴霽

表

三日而某與士民大喜農事有望矣方當省身潔
 行以答神休四之日復雨何也豈兩歲灾青帝
 心有在非可以蝼蚁微誠力為轉移即神明亦不
 得而與其力耶或某等細微不足動明神之聽而
 昔日之晴與今日之復雨是皆遭然耶邑民之灾
 極矣去歲傷於霪潦今歲復苦於陰雨將生人之
 類不復可延蠢尔賤臣言之於邑惟明神其圖之

謝晴文

嗚呼天地之大德曰生灾傷萬物非其心矣人灾

史法

自灾其馘邪慝以干六氣之和民之不堪命厥咎
 有繇焉敕邑自往歲夏五月雨今春土脉甫動農
 事將興又復連遭陰雨大恐傷我来蕤妨禾穡事
 以重民灾則亦惟為民父母者不能勤宣 天子
 之德意以教育民人民茲多僻以被此重灾即某
 之不職所致將焉避咎乃率官屬士民自陳罪狀
 且告之悔而明神遂鑒其愚忠以請於帝是日乃
 霽以是益信天地好生人寔自灾苟有明信厥應
 如響某與士民奈何敢不敬 廿一卷

左法

由奉集卷之二十二

東海屠隆長卿 著

誄

先君丹溪公誄 并序

先君丹溪翁卒享年七十嗚呼哀哉先君生而朴
 直不事機械少讀書已乃棄去業啻賈然天性寬
 仁大度與人共利取其少與人共患輒身先之又
 踈闊弗審稽竒羸之術殖往往失利人或給公沒
 其財公則弗問施與貧乏弗責其報嘗泛舟江上

起便之
大方氣象

卷之二十一
有啻人四五人持巨櫝未求共載則出海為奸闌者積多緡金寶諸禁物舟人覺其狀以告諸啻人倉皇跽請曰事即泄某等皆立死幸公寬之公曰若等誠觸法網願法有主者吾弗持若矣於是諸啻人皆起謝願以帛十緡為公壽公笑曰吾弗發若等而私若貨謂國法何且吾不能與若等共罪不受亦終不發其事也先伯父嘗負官租數百金力不能償責公代為之償公力亦不給強公鬻其第乃公則竟鬻其第以故家益貧公怡然弗為意

晚年則盡捐世務以花木竹石自娛性嗜菊手植數百本晨夕把玩以此自老不問諸子生業客至與公談世務公嗒然不省談園林時藝術一花一石之勝公輒應之公春秋既高長於宗黨願性益謙謙偃倭其恭與人處即諸族孫及里中髫鬣子弟亦必謹禮之無惰容以故人無問長幼賢不肖咸敬愛公謂公長者公從子大司寇僑憲副倬及族孫少司馬大山既貴而公獨老布衣相與謀曰丹溪翁吾族之長且賢不事隱德弗耀歲時合族

吾等皆榮紳裳而公獨以布衣儼然臨於其上如
 吾輩何相率請于朝以冠帶榮之公謝曰吾既不
 仕常布自吾今也安敢以諸子故忝朝廷章服之
 榮且古之巢由嚴陵豈必以章服而後重乎爾等
 遭際明時事堯舜之主竭忠宣智以豎鴻業光吾
 宗多矣老夫不願榮貴也諸子強之廼受公既老
 益簡直與人益立談輒見情實不能稍事款曲家
 人嘗笑之曰乃翁腹似無腸胡直乃爾公聞之怡
 然曰吾聞直者死當為神然哉然哉諺有之直如

嚴續以位
 高宴亭江
 文蔚作端
 賦賦之云
 外視多足
 中魚子腸

絃死道邊曲如鈎封公侯吾今乃生年七十直何
 負於我矣吾即不能弮中彪外以效尺寸於天下
 然慙少壯至老靡敢一苟言行平生操務自謂不
 愧穹壤吾何憾哉諸子有以事忤里中權貴人權
 貴人中之温御史卒誤逮繫公公忼慨言曰吾脩
 身砥行七十年官逮我何為者吾有罪死則其分
 即無罪彼其如來何毅然不為動已而卒知非公
 也乃釋公逮繫公子云公之柔而有制又若此公
 生六子長佃業儒弗就次侯亦業儒聰明能讀書

淡潛上血
 染征衣

坐數竒故又弗就其幼即隆隆恥父兄之弗振而
家之日落也砥志立名期以勉寸碩隆性又
踈鹵方困於場屋弗能早遂取功名以為前人光
而公且下世矣嗚呼哀哉先是隆遊李姑蔑公一
日以無疾終隆在旅中一夕夢拜公與公訣覺而
大驚即促裝歸歸而公卒七日矣隆痛公之無祿
即世又痛已之不天不克送公終而羈旅於外也
一哭而絕絕而復蘇者數四乃仰天大呼曰天天
隆何得罪於天絕弗令送公終也且公素長者何

不百年而以七十死也即死隆七日至矣何獨不
令少頃更俟耶嗟嗟隆亦人子生不能養死不及
送慙愧天地為世大戮嗚呼痛哉乃作誄誄曰
大澗之濱厥土膏沃風氣博厚先公是毓於穆先
公高華舊族弗習佻巧天性純朴弃瓢箕水挹甕
漢陰高揖羲皇實忘机心温夷愷悌去爾睢盱於
羨則厚於財則踈見害弗避見利弗趨大狷同載
舟人告覺公竟遣之弗私其橐長公逋負鬻第以
償雖曰無家孔懷弗傷魯有恭士七十偃僂公實

緇之亦莫敢侮盡捐世務不挂胷臆逍遙東籬夢
寐彭澤形神弗勞高風遐邈澤乎其德温乎其宮
龐眉皓首海岳穹窿嗟公之年胡不耄耋一朝無
疾神光電滅陰霾障翳白日匿景冥途何長夜臺
何靜葦茨弱子千里奔還送死弗及罪惡弥天呼
號泣血摧我肺肝灵輒在室總帳在堂再絕再蘇
明燈煌煌時維孟冬皜乎繁霜悲風蕭條木落草
黃高旻寒泐四顧莽蒼於乎哀哉亦孔之傷

大司馬張公誄

并序

萬曆五年丁丑隆登進士第授穎上令歸則大司
馬東沙先生卒十六日矣先是四年丙子隆奉於
鄉歸謁公公病謝客隆至延入內室語見先生雖
病猶神采比入京師數從東來者問先生起居皆
言體中且大佳矣出見賓客矣洎東還抵就李有
言先生不諱者愕眙不信抵會稽信矣日夜行臨
哭先生登木而盡哀泪淫淫浹地上室內外無不
哀者其文問焉曰子故副腸嘗兩下第同袍咸咨
嗟子歎傷哉貧也父在淺土母八十老矣而子道

其淺且詬
一字一非

虎豹之駒
雖未成文
已有食字
之志杜詩
云小兒五
歲氣食牛

兩閑馬願歲負米千里外而子不涕又以羨俠柘
落故骨於浮言履危險者數矣士大夫咸泫然子
言而子不涕曩子餬口四方也北征也母夫人而
下声泪潜如而子不涕蓋生平雅不見子戚今哭
司馬公若斯哀者何曰其疇答之哭先君也亦若
是矣哭先君者哭司馬公乎曰管子有言生哉者
父母知我者鮑子哭先君者哭司馬公奚而過矣
其齧齡時辱知家司馬謂鷩鷩千里虎子食牛手
余任言於公公讀而大奇之走幣要其其懷刺往

一見喜出望外俊朗哉如其文他日用文章名流
內者非之夫則余為無目西司馬遇人輒口屠生
屠生自髻時有聞則兩司馬力也蓋自是出公門
下十年公名家操文衡四方多所睥睨願獨折節
接引其凡流連光景品藻萬彙及暢叙鴻烈金石
大作無論長篇短章咸退而與某旁確時有撰著
他人或無當某則無不當者曰他人敏則窳遲則
苦或下筆于言矢口無味或數語累月務為刻深
寸短尺長天刑奈何敏而不窳遲而不苦屠生有

馬情婉曲
詞賦聯絲
何詩才調

馬嗟嗟其雖媿其言心能無感乎某為諸生好吟
諷人咸目笑是庖而尸祝者希不西傷不壺禾稼
而壺美艸雖動將安用之舍椽桷而雕龍鳳工無
益也公曰不然右格猛虎左挽飛猱在在有兼材何
傷之有某少居貧拓落輕財好施千里赴人一言
掉臂朝乏斗粟莫揮萬錢或炊金饌王虛左國士
或草履帶索倨見侯王或脫袍以勞故人或拂衣
以謝貴客合意則鴻毛為泰山失意則泰山為鴻
毛於是衆又爭目笑屠子公曰是惡睹屠生屠

蓋歎惡人士之居貧剪剪乞兒相者而以拓落
馬吾陰察其中實不踈是庸可量乎且泛駕語駿
斲弛稱材甕盎之物不進於大觀繩尺之夫曷語
於曠節臨深履薄不可謂非英雄然倜儻大業豈
必拘拘翦翦心心覩覩攣縮脂膏自託鄉曲者取
辯哉歲庚午某下第人於是始不信屠子雖某亦
不自信也公曰力田不如逢年年苟不逢雖力何
益公与家司馬慰勞某相望於道數握手語曰非
戰之罪也曩予與子家司馬讀子文則勃勃神王

喜而起謂衰然舉首也乃不意竟落命也為咨嗟
 竊歎已復相顧而笑謂古事不可詰若此吾鄙嚙
 管幸而第令不第至今日且奈何家司馬酒微酣
 為其擊節放歌曰吾將上叩九閔則虎豹禁不得
 前將浩浩决東海而西逝也排崑崙而東走也將
 捫日月令其轆轤然東西馳也余然後為生杼煩
 憊乎公曰孰謂司馬老而狂彼生聽之有司有司
 聽之命命屬之冥冥彼冥冥者奚以問也令司命
 者牽仲尼顏回詰子將安取置對矣嗚呼世之相

文裕深世
 之謂酷類
 則卿入泰

知寧伏有若此者哉昔管仲稱千載相知死至為
 之慟哭然未有若公之與某者也生我知我管子
 猶然至於某當何以云語云士為知己之言不為
 悅已者容斯豫子所以為身荆卿所以湛族而不
 悔者由此言之某之所以死公者當自以哉嗟
 嗟河清難俟歲月若馳自東哭公柩倉皇涉淮奄
 易歲矣九原可作乎則執鞭奚辭九原不可作乎
 則涕何益也於是為之作誄誄曰
 於乎我公實產東國靈海汗湯大烹寡廓乃生此

人表世模俗為英為雄間氣是毓夏絕後先配古
嶽瀆垂髫屬文佳名隱起公家宗伯逡逡殊喜謂
為神駿颯颯駒子晻兮上馳一日千里弱冠登朝
詞藻聯翩明星有爛光燁自天朗照六合士林式
馬柄文江表聲猷鬱烈鼓鑄士類磨厲群喆大江
以西風行電掣至今蒸蒸多公凜雪既庶藩服乃
填大邦保釐彈壓勲庸懋明文經武緯炳炳烺烺
晉太司馬望重樞府坐策機宜夷夏安堵時移運
去天路局促懸車乃東返彼初服高臥崑阿長孺

海曲遊神六籍旁引博綜赤縣之外大塊之中鉅
極龍伯小極蟻矰近而几席遠而八紘下之蒙汜
上之鴻濛微乎罔象灼乎豐隆塚書辟經酉葳兵
峽禹都之簡泰山之牒蘭臺石室霞宮丹甲莫不
舉芳掇華沂流窮源撰著川湧篇翰星繁鬼物呵
護歲彼名山高步鴻響先登稅壇日月在下雷霆
吼啞燹冥蚊蚋其餘作者頽波設障力挽大雅冠
冕南極表儀斯文萬方颺動多士若雲士也不天
公返厥真儵兮忽兮冲峯絕塵沈兮窳兮喪我偉

白卷集 卷之二十三
人山崩海枯木落草黃苦霧四塞白日失光昔我
汨汨維公是依提之泥塗升之雲霓知我巳矣
絕於斯中夜永歎我心傷悲

由拳集卷之二十三

東海屠隆長卿 著

雜著

文論

世人譚六經者率謂六經寫聖人之心聖人所稱
道術醇粹潔白曉告天下萬世燦然如揭日月而
行是以天下萬世貴之也夫六經之所貴者道術
固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詩之
和婉書之莊雅春秋之簡嚴絕無後世文人學士

設論宏肆
若倒囊而
出

纖穠佻巧之態而風骨格力高視千古若禮檀弓
周札考工記等篇則又峰密峭拔波濤層起而姿
態橫出信文章之大觀也六經而下左國之文高
峻嚴整古雅藻麗而渾樸未散含光醞靈如江海
之波汪洋浩淼非有跬沫搖漾之勢而干灵万恠
渊乎深藏明月照之則天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
空動地可喜可愕哉左氏之為文矣賈馬之文疏
朗豪宕雄健雋古其蒼雅也如公孫大臣龐眉華
髮峩冠大帶鵠立殿庭之上而非若山夫野老之

文自六
而下論
評自三百
而下評口
采當詞亦
後發

脩然清枯也其葩豔也如王公后妃珠冠繡服
軒翠羽旒采射人而非若妖姬豔倡之翩翩輕妙
也其他若屈大夫之詞賦才情傳合縱橫璀璨蓋
詞賦之聖哉莊列之文播弄恣肆鼓舞六合如列
缺乘蹻馬光怪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亦天下之
奇在矣譬之大造寮廓清曠風日熙明時固然也
而飄風震雷揚沙走石以動威万物亦豈可少哉
諸子之風骨格力即言人人殊其道術之醇粹潔
白皆不敢望六經乃其為古文辭一也由建安下

逮六朝鮑謝顏沈之流盛粉澤而掩質素繪面目而失神情繁枝葉而離本根周漢之聲蕩焉盡矣然而穠華色澤比物連彙亦種種動人譬之南威西子麗服靚粧雖非姜妘之雅端人莊士或棄而不睨其實天下之麗洵美且都矣八珍醕醴以視之占者太羨玄酒之風則媿矣蓋太上不貴而後世爭馳天下之甘旨也鄭衛之聲擗之咸池六英奚翅霄壤不可奏諸宗廟朝廷然而悅耳快心則天下之繁音也詩自三百篇而下有漢魏古樂府

色澤光媚

漢魏而下有六朝選詩選詩而下有唐音唐音去三百篇最遠然山林晏遊之篇則寄其清遠宮闈應制之什則体存富麗述邊塞征戍之情則悽惋悲壯暢離別羈旅之懷則沉痛感慨即非古詩之流其於詩人之興趣則未失也文体靡於六朝而唐昌黎氏反之然而文至於昌黎氏大壞焉詩教變於唐人而宋諸公反之然而詩至於宋諸公大壞焉昌黎氏蓋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者今讀其文僅能摧駢儷為散文耳妍華雖去而漆乎無采也

定文体詩
數之壞所
自始處有
原委

醜腴雖除而索乎無味也繁音雖削而瘖乎無聲也其氣弱其格卑其情緩其法疏求之六經諸子是遵何以哉世人歎六朝之駢儷而樂昌黎之疏散翕然相與宗師之是以韓氏之文遂為後世之楷模建標藝壇之上而羣趨旌干之下一夫奮臂六合同聲斯不亦任耳而不任目之過乎六經而下古文詞咸在正變離合總總夥矣然未有若昌黎氏者昌黎氏之文果何法也藉令昌黎氏之文出於周漢則不得傳何者周漢之文無此者周漢

誠無用此文為也昌黎氏之所以為當時宗師而名後世者徒散文耳今姑無論其他即如兩漢制誥誰非散文冲夷平淡都無波峭之氣而朴茂深厭遠而望之則穆然光沉迫而視之則神采隱隱風骨格力往往而在昌黎氏之文若是邪論者謂善繪者傳其神善書者模其意昌黎氏之文蓋傳先哲之神而脫其軀殼模古人之意而迂其形且者也奚必六經必諸子哉且風骨格力韓子焉不有也嗟乎今韓子不屑屑於擬古而古意矯然具

筆底殆橫
所不知意

存即奚必如六經如諸子而自為韓子一家之言
可也今第觀其文卑者單弱而不振高者詰屈而
声牙多者裝綴而繁蕪寔者率畧而簡易雖有他
美吾不得而知之矣尚焉取風骨格力於其間哉
厥後歐蘇魯王之文大都出於韓子讀之可一氣
盡也而翫之則使人意消余每讀諸子之文蓋幾
不能終篇也標而趨之者非韓子與宋久之詩尤
愚之所未解古詩多在興趣微辭隱義有足感人
而宋人多好以詩議論夫以詩議論即奚不為文

而為詩哉詩三百篇多出於忠臣孝子之什及閭
閻匹夫匹婦童子之歌謠大意主吟咏抒性情以
風也固非博綜詮吹以為篇章者也是詩之教也
唐人詩雖非三百篇之音其為主吟咏抒性情則
均焉而已宋人又好用故實組織成詩夫三百篇
亦何故實之有用故實組織成詩即奚不為文而
為詩哉甚而叫嘯怒張以為高厲俚俗猥下以為
自然之數者蘇王諸君子皆不免焉而又徃徃自
謂能入詩人之室命令當世則吾不知其何說也

高喻雄办
可驚四筵

明興壯地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姑蘇徐昌穀始力
興周漢之文詩自三百篇而下則主初唐厥後諸
公繼起氣昌而才雄徒衆而力倍古道遂以大興
可謂盛矣然李士大夫之奮起其間者或抱長才
而乏遠識踔厲之氣盛而陶鎔之力淺學左國者
得其高峻而遺其和平玄史漢者得其豪宕而遺
其渾博模稜擬法拘而不化獨觀其一則古色蒼
然總而讀之則千篇一律也愚嘗取以自諗蓋亦
時時有之有之而思變之猶未得其要領焉嗚呼

言上神王

文難言哉愚意作者必取材於經史而鏗意於心
神借聲於周漢而命辭於今日不必字字而琢之
句句而擬之而浩博雄渾識者自知其為周漢之
文不作昌黎以下語斯其至乎今文章家獨有周
漢之句法耳而其渾博之體未備也變化之機未
熟也超妙之理未臻也故吾願與海內諸君子勉
之矣夫文不程古則不登於上品見非超妙則傍
古人之藩籬而已壯夫者稟靈異之氣挺秀拔之
姿竭生平才智以從事文章家乃不能高足遠覽

理折牛毛
詞探象罔

洞幽極玄以特立千百載之下與古人並驅而前
分道而抗旌而徒傍人藩籬拾人咳唾以為生活
彼古人且奴眎之曰是為我負擔而割裂我者傳
之後世以為何如又非所以令韓歐諸君子見也
令韓歐見如是之文彼且得而藉口曰始二三君
子姍咲我將謂二三君子之文必標異而出之立
於太古之上也奈何影响古人而以詭古為如是
不於我可少寬乎吾文即非古然何者非自得而
徒咕咕傲古自喜也若然則二三君子苟非得之

超妙無輕議古苟非深於古無輕言韓歐也夫按
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將奔之馬麋而虎皮人得而
寢處之矣深於古以言韓歐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者也影响古人而求豚之則麋而虎皮矣諸君子
其無為韓歐寢處哉

與友人論詩文

里中有友人見過與僕拉掌譚詩文自三百篇下
逮唐人若李杜若高岑王孟以及我朝李獻吉李
于鱗王元美諸公率置喙焉而獨推宋人詩若蘇

才富似李
將軍武庫
論四如石

卿喉舌信
是作家

長公輩及我朝楊用脩及一不知名某孝廉謂周
漢間文字不可學獨昌黎氏可學唐人惟杜少陵
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比物連彙字句皆鑿鑿有
據景與意會情緣事起隨地布語不執一塗其最
可喜者不避麤硬不諱朴野縱其才情之所之若
無意為詩者李太白凌空駕語務言言蕭灑都不
切事情如詩何杜萬景皆實而李萬景皆虛杜深
於賦而李獨長於興然杜猶恨其時有詩人之態
耳僕謂老杜大家言其兼雅倍文質無所不有是

矣乃其所以擅場當時稱雄百代者則多澁之悲
壯瑰麗沉鬱頓挫至其不避麤硬不諱朴野固云
無所不有亦其資性則然老杜亦稱擅場在此不
在彼明矣而謂杜之妙在兼朴何也且杜亦自云
平生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良工苦心往
往形神為索而謂杜無意於詩且不擊登聞鼓訟
寃乎李杜品格誠有辨矣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
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倪
乃右實而左虛而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辨何與

老增赤

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回馬行諸作神情橫
 逸直將播美三才鼓鑄羣品安在其萬景皆實而
 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忼慨沉著安在其萬
 景皆虛夫品格既高風韻自遠凌空駕語何害大
 雅屈大夫傷時眷主見諸篇什誠然實景至其遠
 遊等篇凌虛徑度豈不高哉大人凌雲疇非佳境
 遊僊招隱亦是羨談今夫登閣風坐天姥傍日月
 挾飛僊即不能至言以快心思之神王豈必據寸
 壤處蓬茨盤跚踈躑食飲而已然後為實景可貴

論及覆曰
 唯黃

哉賦之典興六義所談詩人何可不有而謂杜深
 於賦李獨長於興且以此置雌黃焉何居杜如垂
 老新婚潼關石壕兵車出塞悲陳濤袞江頭賦也
 紀行懷古赤霄朱鳳秋風佳人何謂無與也李如
 飛龍懷仙天姥太白興也大雅蟾蜍南箕吐斗興
 也何非賦也客曰李杜之詩之美猶可識李杜而
 下無論其他即如世所稱王楊沈宋高岑王孟其
 美安在藉令諸公得意之詩為後人所遞相贈炙
 者嘗試存其篇什掩其姓名而謂為近世之作人

奈何能知其美也僕曰人奈何能不知其美也於此不知安用詩為又云唐人安得有詩夫天下事物無盡情景累移唐人都不能隨事觸景創出曾臆或博蒐古今竒文奧義多所鋪陳而徒以天地山川風雲草木數字迺相祖述稍變換而為之蓋千篇一什也而且自謂能發抒性靈長於興趣安在其為詩且詩道大矣鴻鉅者纖細者雄偉者尖新者雅者俗者虛者實者輕而清者重而濁者華而縟者朴而野者流利而俊響者懇深而詰屈者

真孔跋

景之所觸質直可情之所向俚下亦可才之所極博綜猥瑣亦可如是乃稱無所不有茲老杜之所用擅場也而唐人徒用丽字秀語為聲俊取其鼓吹鏗然如出一口今之王李如足下往往誦法唐人務為工緻而已干鱗既已若此足下何不廣心自縱蒐隱博古標異出竒旁通俚信自為一家言以傑然特立諸公之上而徒沾沾工緻自喜學唐人不成即又為于鱗而已僕謂何言之易也唐人長於興趣興趣所到固非拘攣一途且天地山川

風雲草木止數字耳陶鑄既浚變化若鬼即不出此數字而起伏頓挫迴合正變萬狀錯出悲壯沉鬱清空流利迥乎不齊而總之協於宮商嫺於音節固琅然可誦也子徒以其琅然可誦也而謂一切工緻已爾唐人不又稱大宛乎誠如干云詩道不已雜乎詩者非他人聲韻而成詩以吟咏寫性情者也固非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詭者也即欲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詭曷不為波塚竹書廣成素問山海經

筆力弘鉅

爾雅本草水經齊諧博物淮南呂覽諸書何詩之為也且詩出於三百篇三百篇誠多識鳥獸草木然不過就其所見觸物而為之何嘗炫奇標異試取三百篇而讀之大率閎雅且都出於田夫里婦之口何者不委宛曲折琅然可誦而乃務以朴野質直為能自脫筆墨蹊徑不落藩籬乎老杜語多質朴濫觴蘇黃諸君不知老杜之所以高妙持立正不在此矣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如陰房鬼火青壤道哀湍瀉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

人吾老矣如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如江間波浪無天湧塞上風煙接地陰如三年笛
 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如五更鼓角聲悲壯
 三峽星河影動搖如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
 好誰看如金粟堆前松柏裡龍媒去盡鳥呼風如
 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大悲壯乎
 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如公主歌黃鵠君王
 指白日如中宵駟車去飲馬寒塘流如俯視但一
 氣焉能辨皇州如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如吳

齊整上
 似真將
 按矣細

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如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
 流如詔從二殿去碑到百蠻開如山河扶綉戶且
 月近雕梁如樓雪融城溫宮雲去斂低如浮雲連
 海岱平野入青徐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
 變古今如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如
 江光隱見龜鼉窟石勢參差鳥鵲橋不大瑰麗乎
 如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如天寒翠袖薄日暮
 倚脩竹如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如妾身未分
 明何以拜姑嫜如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如孰

由卷集 卷之二十三
知是宛別且復傷其寒如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
哀樂何其多如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
哀如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如君王
舊跡今入賞轉見千秋萬古情如野館濃花發春
帆細雨來如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如露從今
瘦白月是故鄉明如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如
江清歌扇空野曠舞衣前如龍武新軍深駐輦美
容別啟謾焚香如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双
許鳴如画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波寬不大

宛轉流利乎老杜之美其大者灼灼若是乃一切
置不論而独取其叢朴以為擅場老杜有靈不胡
盧地下乎又云今人文章往往好學周漢周漢之
文非不美顧何可學學而不成枉增醜耳余曰韓
昌黎何如曰昌黎蓋文章家之武庫也何所不有
矣且其文大氏雅馴不詭於大道然則朱仲晦之
註疏可學與曰彼蓋無意為文者也何論工拙六
經之文何如曰彼蓋有意為文者也美矣余曰
不然周漢之文與昌黎文具在業已有定品無庸

不滯言詮
直窺理奧

短長且人亦何學也脫人能立剖判之先出六合之外從前人之所不道而高自出奇又何學也即學矣獨奈何能舍周漢而學昌黎氏也謂昌黎無所不有周漢獨何所無邪謂昌黎不詭於大道周漢獨於大道詭邪仲晦無意為文即無論工拙六經獨有意為邪無論無不有也無有也周漢之文美也無論美也周漢也無論不美也昌黎也無論有意為也無意為也六經之文合大道也無論大道合不合也六經美也無論美也六經也仲晦亦

也 不同日語矣

擬岳武穆從軍中遺秦相國書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陳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北北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起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逐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角中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懼殞越

忠肝義胆
死形筆端

出考集 卷之二十三 十四
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
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寔陰持之飛竊意相國
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旣
之罄矣維壘之恥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
倡獫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
坐擁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焉置相矣相
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
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來顧瞻帝京徘徊
宮闕咏宋微子麥秀之詞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扼

腕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淚之滢滢下也二帝
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百年耳願相國
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憐於中原
乎擅裘之人不陋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誠厚
孰與大國之相乎奈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
貼在危亡此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
申包胥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
手勞飛賜飛卮酒飛寧能下嚥和相國即不念二
帝如陛下何今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

業垂成而棄之令飛十年經營廢於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負於相國哉是役也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疆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願相國圖之飛為陛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已也陛下今召臣臣業已還師即歸死司寇身首異處臣請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第棄垂成之圖而失萬世之利俛首喪氣為天下笑飛甚惜之相國一

旦不戒行且獲戾萬代無已時飛為相國謀忠相國其熟計之無忽

擬嶺西大捷露布

萬曆五年月日總督兩廣軍務某官臣某奉詔討嶺西徭浪等賊臣等親率大軍與賊接戰仰仗天威大致克捷遂平羅旁等處地方者竊以嶺以西南控交廣壯極牂牁舟駝印笮之所鬱盤蒼梧離水之所襟帶大藤峽折而走險密菁叢篁起而造天自盤瓠落疆南粵王擅命以來夷獫窟宅凶逆

筆力雄健
當與征寇
詔露布

口卷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一
盤據編民土豪回緣為姦阻山谿之險憑林麓之
深抗撓官軍剽掠遠近飄忽出沒肆為跳梁得志
則橫行於一方失利則逃竄於崖谷勝則虎攫鴟
張敗則狐潛鼠伏累煩徒眾迄不能平禍本不芟
菑難莫盡侵犯我土宇虔劉我元元將士懷枕戈
之憂邊人苦荼毒之慘是累歲之所經營而弗靖
者也皇帝乃眷南顧閔念黔首因賜臣以璽書假
臣以節鉞計在討平禍亂奠安疆圉臣等肅將天
威大舉征討總百粵之師揚六軍之氣謀在夙成

句語雄壯
機隨事變相其地形扼其要害張疑設伏先聲伐
謀截其歸路防其崩潰以聖天子之威靈將士之
協心金戈耀日鐵騎如雲陣勢疾於風雷材官奮
於貔虎前隊鳴刀千山宵度後營吹角萬騎朝馳
義旗西指天聲載揚武士南臨戎氣先奪叱咤則
山嶽鼓舞顧盼則江河倒流一戰而賊鋒已挫再
戰而虜群遂空譬如疾風之掃秋葉泰山之壓累
卵擣其巢穴熾其種類絕其本根杜其滋蔓捧大
明而開瘴癘八桂清塵挽天河以洗甲兵九嶷生

色斬首百十萬俘虜百千許血變河流黃沙四起
遺骸山積白日為昏短狐不鳴長鯨影滅收大戮
於京觀斷稅槍於南天遂令婦子相保閭閻復業
草綠蠻烟散千家之野哭波平瘴海還萬井之笙
歌千里以之蕩平百蠻為之震動銑訶清而列校
喜朱鷺肅而蕃部寧將勒銘於萬年用告成於九
廟豈止馬援立南征之柱唐蒙橫下瀨之戈而已
哉蓋當虜運告終皇靈大暢臣何力之有方且東
晏鯁人之國北清大漠之塵盡平四夷永寧函夏
其露布以聞

趙太夫人行畧

家母姓趙氏外家祖父諱瓚與帝文懿公同舉於
鄉文懿公才外祖相得甚驩用薦起家累官江西
叅政趙氏至叅政公蓋五世科第矣家母幼得家
教敏慧多法度選名家子歸先君先君為人朴茂
坦夷少居里閭頗好樗蒲六博挾彈走馬以故始

學學學廢已學殖殖又敗殖失利不止已又失利
又不止從敗殖之道至四五發不利而終不肖輟
不為猶謂是適然云伯氏鬻其第償官逋併鬻先
君第先君弗問人或給先君陰取其貲先君不知
也家以是日益貧而先君日益舍然拓落家母朝
夕勤拮据之力以相先君逮晚年子女諸孫寢多
家用百不給一先君一切懸解不復厯意家人產
業獨以花木竹石自老日中行遊至莫有勦勦以
耳詰朝不問晨炊起遶籬走眎群卉榮枯而時乃

清夷冲雅

灌溉家事無闕白先君即有關白先君殊弗聞事
無細大咸家母身當勤苦盖兀兀積數十禩靡有
所即安愚兄弟六人諸兄皆又學學不就而先君
以歲丙寅見背盖自是家奄微不振乃不肖隆稍
稍以學起諸生間家母嘗忼慨謂不肖隆曰自而
父以拓落自適遭家不造吾備嘗諸艱難積數十
年於茲今老矣幸兒子用文學有聲辱知鄉之薦
紳先生庶幾逢時致身光起大業無論逢時致身
即克自砥志好脩而不忝為人即而父母之志願

伸矣乃隆又困諸生十年意嘗邑邑家母曰力田不如逢年年且不逢雖力何益兒安之而母豈以數十年之艱難而心豔而一朝之俸兒安之至去歲丙子隆始獲舉於鄉歸家母又忼慨言曰兒今幸一舉惜而父不及見而父平生拓落無他腸終身不見機事今兒能用文學越家庶幾章而父之素行矣是吾之所以悲而復喜也若兒子之榮遇尚不可知吾今八十年之人豈有賴焉勉旃自愛無忝為人第餘事耳今年是為萬曆丁丑不肖隆

幸登進士第而家母適春秋之十有九隆奉命賴上令行有日願自度家母明年八十而隆且以吏事走四方即欲為壽安所得長者之言而稱之敬用微寵靈於吾子吾子實知不肖隆深幸不惜賜一言為光榮豈惟家母雖先君而上咸受嘉貺無已時幸吾子其實圖利之

贈陳伯符奉詔歸娶錦帳詞

黃姑織女銀河渡天上雙星弄玉簫
即金屋貯人間二竅連理瓊枝倚春風
而闔美合歡錦帶指新

逸興翻折
芳姿和
似林曉若
和溪傍色
笑媽然可
笑

月以要盟花生綦履步搖光映流黃風動明璫文
綺香薰積翠洲渚和聲度王睢之窈窕延津寶氣
合龍劍之雌雄綢繆不解託雅調於朱絃宛轉無
端寄柔情於錦瑟蓋移洞府於塵寰即神僊不足
為樂而等佳期於天漢雖日月不足為長連婚龍
女徒傳柳毅之譚下嫁文簫奚取綵鸞之事恭惟
郎君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年少登朝羨芙蓉宮之出
匣才高作賦抒錦繡之凌雲茲者上書以請暫辭
鸞鷺之班奉詔而歸永結鸞鳳之侶文就千言美

矣東都之才子收成七寶媽然南國之佳人洛濱
拾翠蘭房初照乎夜珠上國觀花梓里况榮乎晝
錦絳蠟高然總妬盈階之月色紅銷半拂猶懷滿
袖之天香光華並耀倚綽約而花垂律呂相和吹
參差而鳳下語燕窺簾青春深而不去流螢度砌
良夜何其未央生平之樂事都無人世之歡娛不
數縷結同心日麗屏間之孔雀蓮開並蒂影憐池
上之鴛央然且饁冀缺之耕舉梁鴻之案此才艷
讖彼美姬姜采綵道周薦蘋宗廟百年為好萬口

稱資於是又重之以詞其詞曰

華屋重門啟正開
簾花近龍笙金屏月上羅綺香
中雲不散相映銀缸綉幌年少也風流兩兩何處
天風吹得下似一雙綵鳳紛來往明月度玉簫響
郎君得意辭天仗乍相逢新人似玉明珠入掌宛
轉流蘓誰不羨萬朵芙蓉宮羅帳人却在瑤池蓬閣
占斷人間歡樂事只人間何必如天上對風景總
堪賞

由拳集卷之二十三終

由拳集叙後

青浦門人彭汝讓著

由拳集者東海屠長卿先生所著也
集凡若干卷摘菁弱冠者十四振藻
登庸者十六蓋既成而有客謂先生
曰物之精華天地所秘何物長卿乃
手探象緯口吐霞霧雕錦匠之奇洩

造化之窟耶又曰橫脊異珍詎令長
藏懷有明珠曷俾暗投盍廣諸先生
謝客曰丹素異炫識鑿逾昏故茂先
寡智則誰為干將誰為莫邪子期亡
賞則誰為高山誰為沅水鮮英罕存
華辭易毀吾將藏之名山矣客曰子
文恨不同載法言成而君

長卿嚴事先生先生知長卿盡合有
言予於是序曰即無論長卿才即長
卿治狀卓越它日史氏纂國紀文苑
循吏當兩傳之而世又謂文人無行
乃長卿碩碩德操嚴卓行高誼出等
夷燭然不污於時倘所謂完士者非
耶長卿文述則古昔先王之訓自六

徑周秦楚騷兩魚六朝已還無不摠
覽而以時出之不拘拘守一物而詩
則三百篇漢魏及諸樂府鏡歌以至
大曆已還亦無不摠覽而以肯出之
不拘拘守一物以故宏肆鉅麗高華
秀美燁然動人心目而溢出無長語
儉用無窘幅寸英情副華實並茂神

變惚恍而陰陽錯化故本非舊訓出
其口便足千古固雖緒論入其筆輒
爾神奇譬之用兵如韓淮陰多多益
善雖驅市人以戰自成奪趙滅齊之
功而又如李將軍不治軍籍不擊刀
斗自衛不心部曲行伍人自不能以
程不識謹又法議其後倘所謂國士

而寸氣無雙非耶然此亦重重長卿
年未四十方在卑位尚自冠絕如此
而更令後日又何如哉又長卿毫不
待吮而出語妙天下既負枚舂之捷
兼收相如之雅人復以馬長卿擬之
疇不謂當然哉而予獨曰兩長卿不
得同日語何居蓋馬卿文無行於是

觀先生有不其然夫法程銜勒雅道
趨趨磬折塵宮斯文氏迂姦翫則美
吻舞文豪強則關白請覆材難徧及
職豈易宮先生為之子產服寬魯恭
著異府若無人遮若無吏惟恢刃以
覃猷每揆而清嘯南州之榻以下
北海之樽不空雖宓子鳴琴葛生句

漏胡足云矣 汝讓以襪線之材誤收
藥籠之物幸披心白猥屬論序魏文
駭觀於捧玦交甫詫視於解珠無以
過也雖然概蘭英之為國香豔仁表
之為人瑞汝讓不敏敢不摠肝以嚮
意摘辭而抒素云

由拳集叙

華亭徐益孫孟孺甫著

夫世之續述理道紆殫性靈翊贊人
區比烈勛帛者其惟文章之為用乎
古稱多才今不乏士鴻筆之彥龍躍
鳳鳴弘正颺其清暉嘉隆弼其大雅
吐納玄黃杼柚造化正始漸還至物

復耀粵稽文獻蔚乎可徵惜有器存
亡典型彌遠怒然永懷嗟何及矣
益孫縮髮授學粗誦先王睠言哲人
夙夜仰止亦猶魯叟隆思于姬公詩
人篤望于召伯情有縻好氣有相感
不能遏也東海屠長卿懷黼黻之性
負珪璋之姿標作者之壇擅人倫之

雋始蜚英于海曲嗣振響于天衢耳
剽老成沐浴盛德輒欲操筆問道摳
衣請業相與窺蛟門之竒窟濯滄海
之長流望四明以尚羊登金峩日至
止庶幾縱我大觀飫彼高論而母氏
劬勞疋然寢疾柰何捧果然之腹恣
四方之志哉會先生來官吳會聲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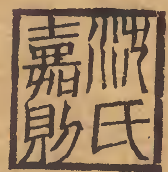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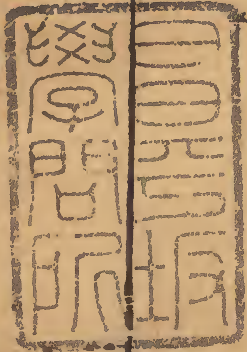
既接臭味迺同遂以康瓠之材得被
過誤之愛握手剖腸互述雅素綢繆
道故有加平生或講德彌日樽罍為
虛或宴語夜夙宵燭猶短或振衣長
吟四荒響答或含毫抽藻萬境俱奔
或裴回中塾睇禾黍于大田或躋陟
西山吊機雲于舊趾可謂氣干青雲

誼亘白虹情叶椒蘭道符金石者矣
先生生有蕪材弱齡操翰研精雅道
企思靈樞欲以探四游之鴻濛綜萬
品之茫昧鑽五緯之玄微獵二酉之
巨麗創一家之名言旌千古之程軌
故其酣豢經笥沉冥圖府夢寐翱翔
靡有局止詞賦則該廣而魁竒詩歌

後
則濃郁而沉至樂府則蒙古而深淳
傳記則穎出而周委銘誅則凄楚而
含情述叙則駿爽而秀嫩翰牘則嫻
雅而多風論說則博碩而揚厲譬若
班倅之運斤后夔之攷樂靡不中于
甘苦協于官商者與先生之言曰近
世之士蟬蛻諸生而影向古人務為

兩太史輒然笑曰先生知言哉先生
知言哉合書是為由拳集叙

明萬曆十九年辛卯冬月角向東沈
明臣嘉則父撰



日孝集 余

十一

克勤齋余碧泉刊行

